



清儒學案

世章



□ 12

3276

54



清儒學案卷一百十

天津徐世昌

淵如學案

淵如信而好古博極羣書治經不取宋以後說通九流之
學於周秦古書貫串靡遺博辯皆有義據古所謂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者歟述淵如學案

孫先生星衍

孫星衍字季逵號淵如陽湖人乾隆丁未一甲二名進士授翰
林院編修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軀軀如畏大學士和珅疑爲
別字置次等改刑部主事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又
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和珅示意欲使往見先生不肯屈節自
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在刑部執法寬恕爲管部阿文成公

桂及胡尚書季堂所重有疑獄輒令依古義平議洊升郎中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嘉慶元年河溢單縣地偕按察使康基田築隄遏禦得不決署按察使七閱月平反數十事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罪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客誤之也有賄通和坤家人來屬託大吏者捕治之及回本任大吏尋奏操守廉潔不長河工請留補地方之職以母憂去服闋補山東督糧道署布政使在糧道任凡六年引疾歸居林下有年著述不輟嘉慶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先生少負奇才不欲以詞章名深究經史小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於經尤深於尚書嘗病古文尚書爲東晉梅賾所亂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十卷逸文二卷晚年成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意在網羅放失舊聞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兼采近代漢學家諸人之說惟不

取趙宋以來諸人注積二十餘年而後成論者以爲勝王氏後案其他撰輯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別典十五卷爾雅廣雅詁訓韻編五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孔子集語十七卷晏子春秋音義二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建立伏生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金石萃編二十卷續古文苑二十卷詩文集二十五卷

參史傳阮元

撰傳

孫氏周易集解序并注

易者出於河圖河圖者八卦也

易繫辭河出圖聖人則之尚書顧命河圖在東序論語河

不出圖孔安國注河圖八卦是也易乾坤鑿度曰河圖八文按孔安國以河圖爲八卦則西漢相傳之學班固五行志及王充論衡用其義也又見禮記正義引中候握河紀古者名圖蓋無文字名洛書則有文字故班固以爲洪範初一日五行之文也又按乾坤等八卦及六十四卦之名皆文王所加說文序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

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是伏羲時無文字且乾坤等字並
 非象形之文則爲倉頡後所益之字故知爲文王名之至繫辭
 所稱包犧神農取離取益之言亦謂取卦象非字也
 重之爲六十四者伏羲淮南要略訓
 易一曰連山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夏按周禮春官三
 以爲神農或以爲夏禹或以爲文王皆非也魏志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
 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史記曰者傳司馬季主
 曰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論衡正說篇說易者皆謂伏羲作
 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鄭玄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
 史遷等以爲文王按鄭康成謂神農重卦者以神農有重卦
 經也孫盛以爲夏禹者以周官連山別卦六十四也史遷以爲
 文王者以名周易此褚少孫曰者傳文非太史公書孔穎達誤
 也且司馬季主言
 演爻不言重卦
 卦之始有象無字文王名之又爲之卦辭曰
 周易周官三易三曰周易春秋左傳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
 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漢書揚雄傳宓犧氏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論衡正說篇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
 文王周公曰彖十八章究六爻易曰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
 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按前文出易緯伏羲八卦有象無字
 既有消息知已重爲六十四卦也禮記禮運觀殷道得坤乾殷
 易以坤爲首亦卦象非卦名也知卦名及卦辭是文王所名者
 元亨利貞孔子引文言曰元者亨者利者貞者又引文言曰坤

而釋其文是元亨利貞四字坤之一字皆文王之言以此推之卦名卦辭皆文言矣其下云善之長也又至柔而動也剛皆孔子之釋文也前

儒未及辯此

分上下二篇

易乾鑿度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

子夏傳云分爲上下二篇

周公作爻辭

春秋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太史氏見易象曰吾馬融陸績等說卦辭文王爻辭周公

按爻辭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卦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故以周公作爻辭爲是

孔子作十翼

論語五十以學易

易乾鑿度仲尼五十究易作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漢書揚雄傳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鄭學之徒同說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

五下繫六文言七說

禮記經解絜靜精微易教也

卦入序卦九雜卦十

名經亦曰傳

易正義序子夏傳云雖分上下二篇未有經字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

按禮經解有易則易題經字在子夏前矣

史記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張宴注大傳謂易繫辭

漢書儒林傳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按此則十

易經文未火于秦獨爲全書

史記始皇本紀三十翼名爲傳也

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之書

或傳

漢宣帝時得佚篇益之其言不可信

論衡正說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

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

隋經籍志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按論衡云

逸易一篇隋志言三篇已誤而尚書序正義引別錄曰武帝末

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云云又引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

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

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按泰誓與逸易同得而或以爲武帝時

或云老屋或云老子屋說俱乖異不足信且易

本未逸或後又得藏篇書中仍有之非益也

自商瞿受之孔

子六傳至田何史記儒林傳商瞿受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

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田楊史記儒林傳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

人楊何齊人卽墨成廣川人孟但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

菑人主父偃然要言

有施孟梁邱京氏之學列於學官漢儒林

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從田何受易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

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崇文總目田何之易卦象爻象與文言說

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

孟氏古文見於說文說文序其僞易

而三家經或脫字亡於晉代漢藝文志章句

孟氏古文也

施孟梁邱氏各

二篇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

費氏經與古文同

費氏經與古文同

費之易人亡傳者

文序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

京房之學受自焦延壽云出孟喜後漢亦列於學官漢儒林傳

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

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家皆立博士

卷按七錄所云卽藝文志之十一篇

費氏易者與古文同

始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行於民間漢儒林傳費

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

林傳費直傳易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後漢儒林傳

後漢馬融鄭康成諸人爲之傳注而費氏學興鄭玄鄭眾皆

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

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或云康成始合

象象於經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

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象

或云王弼始以文言附乾坤

二卦又加乾傳泰傳字玉海朱震曰王弼以文言附乾坤二卦

自康成而後其本加象曰象曰自弼而

後加文言曰至於文辭連屬不可附卦爻則仍其舊篇又孔穎達曰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又云康成注本無自王

乾傳泰傳字輔嗣加之以卷首之卦題曰傳離爲六篇自王

弼以老莊之學注易而古學失其傳隋經籍志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

卷晉太常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弼又撰易略例一卷盛曰雖有可觀恐泥大道王濟曰見弼易注所誤者多按孫

王弼注雖爲當時所譏然既是注疏本行之既久不可偏廢且弼用道家之言解經疑亦襲取古注是以兼存之自唐

用王弼本作正義而古注散佚鄭學遂微釋文序江左中興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

崧奏請置鄭易博士詔許值王敦亂不果立易正義序魏世

王輔嗣之注江左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

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

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今既奉敕撰定爲之正義凡十有

四卷按序云十有四卷唐經籍志作十八卷書錄解題作十

三卷疑後人合併之異惠棟易漢學序王輔嗣以假象說易

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著作郎李鼎祚撰集子夏已下傳注名

曰集解凡有十卷行于今代其漢魏人易說時時見于古書傳

注及史徵周易口訣義中李鼎祚自序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

之逸象中興書目集解十卷唐著

作郎李鼎祚集子夏子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

衷虞翻陸績千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虞張璠向秀王凱沖侯

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士崔觀孔穎達

等凡三十餘家附以九家乾鑿度凡十七篇其所取荀虞之說

爲多取序卦冠之卦首按朱睦㮮考增焦贛伏曼

容朱彝尊考增姚規朱仰之蔡景君共三十五家蒙念學者

病王弼之玄虛慨古學之廢絕因以李氏易解合於王注又采

集書傳所載馬融鄭康成諸人之注及易口訣義中古注附於

其後凡說文釋文所引經文異字異音附見本文命曰周易集

解庶幾商瞿所傳漢人師說不墜於地俾學者觀其所聚循覽

易明其稱解者李氏所輯注者王弼所注稱集解者蒙所採也

先以李氏解者以其多引古注最後附集解者不敢掩前人也

易有子夏傳蓋出於韓嬰或云漢儒所爲其書久亡世有僞

本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子夏易傳

四卷或云丁寬所作阮氏七錄子夏易傳六卷或云韓嬰

作或云丁寬作釋文序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虞

不詳何許人按此子夏傳見釋文正義集解唯元始亨通及

周易集解卷一百一

以井谷射鮒爲蝦蟇數條是古所傳也今京氏章句亦亡今陸

有子夏易傳十一卷則唐張弧僞作也

績注者三卷或曰錯卦漢藝文志孟氏京氏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氏六十六篇七錄十卷錄一卷目

釋文序京房章句十二卷

按漢五行志及傳記所引京房

易傳甚多七錄之十卷錄一卷目即藝文志之十二卷二蓋一字誤也其書今佚今有京氏易傳三卷晁公武疑爲隋唐志之錯卦是也本四卷又佚雜占條例及魏伯陽參

同契僞關朗易傳宋陳搏所撰僞子華子戴九履一河圖之學

先天太極之說皆無可採

子華子大道爲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

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成按九宮之數出於易緯又見僞子華子俱不云河圖宋陳搏撰此說而妄言復有祕傳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其言不可信

易者聖人效天法地之書人與天地參則

易與天地準通天地人之謂儒天大地大人亦大故易稱大人

亦稱君子爾雅釋詁君大也君子卽大人大人者合於天地日

月四時鬼神先奉時而後不違則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象必

稱君子以先王以者以用也卦有否泰道有消長君子用之皆

吉道消斯用儉德也易不可以占險是以黃裳元吉不利小人

易緯言易有三名其在人道乾爲積善坤爲積不善言善則應

言不善則違言行所以動天地易知易能所謂易

此易字與上二易字俱讀

難易也知進退存亡得喪所謂變易也知而不失正所謂不易

也孔子曰五十學易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皆謂易也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於

易學蓋近而易明則孟氏之卦氣京氏之世應飛伏荀氏之升

降漢魏已來象數之學不可訾議也經師家法旣絕於晉自六

朝至唐諸儒悉守古經義不敢滕其臆說至宋而人人言易繁

而寡要直以爲卜筮書豈知言哉近世惠徵君棟作周易述易

例易漢學諸書實出於唐宋諸儒之上蒙爲此書無所發明竊

比於信而好古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云爾此書之成左右採獲

東海畢徵君以田之力爲多東吳周孝廉雋瑕邱牛徵君鈞及其子廉夫互加校勘以助予之不及四君者皆好學深思之士尤不敢略其美也如其疏釋以待能者時嘉慶三年六月丁未書成序於兗州巡使署中

尙書今古文注疏序

書有孔氏穎達正義復又作疏者以孔氏用梅賾書雜于廿九篇析亂書序以冠各篇之首又作僞傳而舍古說欽奉高宗純皇帝鑒定四庫書採梅鷟閻若璩之議以梅氏書爲非眞古文則書疏之不能已于復作也兼疏今古文者放詩疏之例毛鄭異義各如其說以疏之史遷所說則孔安國故書大傳則夏侯歐陽說馬鄭注則本衛宏賈逵孔壁古文說皆有師法不可遺也今古文說之不能合一猶三家詩及三傳難以折衷卽鄭注

三禮亦引今古文異字及鄭司農杜子春說至晉已後乃用李斯別黑白而定一尊之學獨申己見自杜預之注左傳王弼之注易郭璞之注爾雅濫觴也經廿九篇并序爲三十卷者伏生出自壁藏授之鼂錯教于齊魯立于學官大小夏侯歐陽爲之句解傳述有本後人疑爲口授經文說爲略以其意屬讀者誤也孔壁所出古文獻自安國漢人謂之逸十六篇後漢衛宏杜林賈逵許氏慎等皆爲其學未有注釋而經文并亡于晉永嘉之代不可復見也書大傳孔子謂顏淵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謨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凡此七觀之書皆在二十九篇中故漢儒以尙書爲備又以爲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其一斗也又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尋此諸說卽

非正論可證漢儒之篤守二十九篇無異辭也二十九篇析爲三十四篇者伏鄭本分合之不同大誓後得然見于史記書大傳似止上下二篇至唐已後并失之其詞見于傳記猶可徵也書大傳存本亦爲後人刪節馬鄭注至宋散佚王應麟及近代諸儒或從書傳輯存之故可附經而爲之疏也文有今古之分者孔壁書科斗文字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秦已來改篆爲隸或以今文寫書安國據以讀古文其字則異其辭不異也司馬氏用安國故夏侯歐陽用伏生說馬鄭用衛賈說其說與文字雖異而經文不異也古文篆籀之學絕于秦漢聲音訓詁之學絕于魏晉典章制度之學絕于隋唐尙書爲唐虞三代之文字蹟奇古詁訓與後世方言不同制度或在禮經之先後人不考時代率爲之注解致訓故乖違句讀舛誤謂之佶屈聱牙殊可歎

也孔氏之爲書正義序云據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又云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是孔氏之疏不專出于己今依其例徧採古人傳記之涉書義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已來諸人注者以其時文籍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臆說也又採近代王光祿鳴盛江徵君聲段大令玉裁諸君書說皆有古書證據而王氏念孫父子尤精訓詁但王光祿用鄭注兼存僞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江氏篆寫經文又依說文改字所注禹貢僅有古地名不便學者循誦段氏撰異一書亦僅分別今古文字及惠氏棟宋氏鑒唐氏煥俱能辨證僞傳莊進士述祖畢孝廉以田解經又多有心得合其所長亦孔氏云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削煩增簡者也爲書始自乾隆五十九年迄于嘉慶二十

年既有厥逆之疾不能夕食恐壽命之不长亟以數十年中條記書義編纂成書必多疏漏謬誤之處然人之精神自有止境經學淵深亦非一人所能究極聊存梗概以俟後賢或炳燭餘光更有所得尙當改授梓人不至詒譏來哲也

凡例

一此書之作意在網羅放失舊聞故錄漢魏人佚說爲多其前哲編纂書義具有成書或列在學官或爲時循誦不敢勦說雷同

一尙書古注散佚今刺取書傳升爲注者五家三科之說一司馬氏遷從孔氏安國問故是古文說一書大傳伏生所傳歐陽高大夏侯勝小夏侯建是今文說一馬氏融鄭氏康成雖有異同多本衛氏宏賈氏逵是孔壁古文說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諸

子所引古書說及緯書白虎通等漢魏諸儒今文說許氏說文所載孔壁古文注中存其異文異字其說則附疏中大傳于章句之外別撰大義故擇取其文不能全錄

一經文相傳既久謹依孔氏穎達正義本參用唐開成石經卽今世列學官循誦之本若改從古文便恐驚俗止注明文字同異疏其出處惟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益稷書序一篇分列各篇之首前人俱以爲非不得不改從舊本以符二十九篇之數盤庚等三篇爲一依漢石經每篇空格及秦誓用史記參以書大傳不敢湊集佚文說俱見疏中

一尙書佚文見于先秦經傳諸子及漢人所引有篇名可考者各附書序並存原注其僅稱書曰書云者或不必要盡是尙書或是逸周書及周書六弼不便採入惟孟子所引似是舜典趙注

不爲注明亦不敢據增

一同時諸君之說有已刻行世之書亦有未經授梓者有雜載經義札記者故須採附經本以諗來學俱載明姓氏其不載者或因引據書傳爲習見之文或與拙撰舊稟暗合是以略之非敢掠美

一緯書言三百年斗祿改憲古時祿法夏殷周魯已有不同今旣注經須用考靈耀及淮南天文訓史記祿書天官書漢書律祿志等引證方與先秦祿法符合六朝唐人如祖沖之僧一行異說或用梅氏書屑征大甲等篇考證年月殊不可信西法雖密與古不同亦不足爲經證

一禹貢地理俱用古說見于漢地理志當時據周地圖桑欽等書說後人以臆見移易山川如以成皋大伾爲在黎陽以安豐

大別爲在漢陽之屬皆不敢濫從郡縣應釋以今名方便學人檢閱庶補江氏聲所未備

一引用各書其爲本書不具及今世所無之本俱載明出處說文用宋本或載他書引用異文惟家語孔叢小爾雅神異經搜神記等或係僞書或同小說不敢取以說經疑誤後學

一宋本注疏注爲雙行小字明本或以注爲單行疏爲雙行汲古閣本始以注爲中字疏爲雙行小字行世甚廣今依其式如邵氏晉涵之注爾雅或有可採以便附入經疏

文集

原性篇

古之言性者多異孔子言性相近周人世碩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孟子言性善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

不善荀子言性惡董仲舒言性有善質而未能盡善何以核其實也古者性與天道通不明於陰陽五行不可以言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故神農經言養命以應天養性以應人天爲陽主性地爲陰主情天先成而地後定故情欲後於性命五六天地之中合性有五常情有六欲五常者仁義禮智信六欲者喜怒哀樂好惡也陽者善故性善陰有欲故情有不善陽極生陰故性之動爲情陰極勝陽故情之動爲欲性動而之情變而之欲變者情也情動而有欲變而之不善化而復遷於善善者性也性對情則性爲陽情爲陰單言性則性有陰陽猶以天地言之天爲陽地爲陰以天地分言之天地各有陰陽鬼區與言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是也以四時言之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以孟仲季言之一時又各有陰陽鬼區與言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也以五行言之木火爲陽土金水爲陰以八卦言之陽木震陰木巽陽土艮陰土坤陽金乾陰金兌離火陽含陰坎水陰含陽也故言性兼陰陽者性中五常皆屬陽五常分仁禮爲陽義智爲陰信爲陽情亦有陰陽者情中六欲皆屬陰六欲又分喜好樂爲陽怒惡哀爲陰也孔子言性兼陰陽又言性善又言性待教而爲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成之者性也繼之者善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義則是謂其本善言成言盡言順則待教而爲善然則孔子他日言性相近習相遠後漢書釋云言嗜欲之本同而遷染之途異其云上智與下愚者上智謂生而知之下愚謂困而不學言不移者中黃子所云人有

五位智人與愚人不同位或者以智愚爲美惡誤矣賈誼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云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言習慣如自然則非本然之性又云中道若性則非天命之性故祖伊言王不虞天性者不度其善性也惟僞尙書伊尹曰習與性成則似性中有惡魏晉人之言不足深辨矣孔子以陰陽言性者不對情而言實則性質爲陽世子之徒言性有善有惡者兼性之動而言實則情之惡荀子言性惡直誤以情爲性告子言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則不分陰陽孟子言性善而言良知良能亦不教之性蓋名不正則言不順善乎許叔重之言性曰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其言情曰人之陰氣有欲者其言酒曰所以就人性之善惡夫言性陽曰善論其質也言情不曰有惡而曰有欲者欲有善有惡也言酒則言性

有善惡者酒屬欲欲有善惡麥陰黍陽相得動而爲酒人之性得酒而動許君以酒觀人性據其動而言則性兼情故有善惡其善者性也惡者情之欲也謂欲有惡而不可謂情有惡謂情有惡尤不可謂性有惡譬如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之冬冬至陽生而冬不得謂之夏也許君說本孝經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性生於陽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緯書出於漢末多本孔子之言文子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樂漢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亂其義張宴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董仲舒曰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謂性已善柰其情何此言性與情

皆得之矣何以言情亦有善也禮記之言喜怒哀樂曰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管子曰好不迫於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是情未嘗不善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有善將欲與貪利亦善乎欲與貪利卽情之有喜有樂發而中節則無不善也孔子曰我欲仁又曰己欲立達而立達人夫己欲立達貪利也能立達人則貪利亦善故公劉太王之好百姓同之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未嘗不善也欲勝則能亂性故曰欲焉得剛又曰欲不行爲仁欲可以至於不善而欲之名則無不善也人不能有性而無情天不能有陽而無陰天之時若卽人之中節也浮屠之言曰斷欲去愛又曰愛欲交錯心中興濁清淨無垢卽自見性夫不斷不善而斷愛欲則獨陽不生亢而有悔反可以至於不善故彼

教離五常所謂不教之性剛健而失中正也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言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眞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而爲善是也又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又曰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矣使萬民之性皆已善善人者何爲不見也又曰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名之性又曰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按此諸說董欲正名而名愈不正也夫人生皆中民也已教則性勝情謂之聖人失教則情勝性謂之斗筭非性有三等孔子言善人者謂已教之性猶稱道盛德至善故難得見也禾雖出米而未可謂米固也然亦不可謂之中無米也此亦董之疏也至告子以食色爲性食色者情也荀子以爲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疾惡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周書謂喜怒哀懼憂爲五氣大戴改五氣爲五性是皆以情爲性然則後儒之不通陰陽不能正名情性甚矣或曰商臣越椒生而惡形梟鳥食母蒼鷹搏擊此皆性惡也答曰此形惡非性惡也爲其情將成于惡故形先見人之爲

不善也必以長而貪欲其貪欲者情也其少而不知貪欲未至於爲不善者性也梟鷹之惡也以求食而動亦欲也是情之惡不可謂性也聖人之治性情也以禮樂禮節性樂防情其用性情也以忠恕忠率性恕推情其善性情也以道德道其情之中和謂之道得其性之至善謂之德道德忠恕皆本五常之教舍五常則虛位也五常以格物而能止於善格者蒼頡篇曰量度也物者事也格物猶言量事量其事之至善卽五常之事也或言格正也格物言正名其事而後能擇善知其事之至善故曰致知若魏顓用先人治命晏子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謂要盟神勿信之類此謂執中之權大學篇之致知卽中庸篇稱舜之大知其格物卽用中中庸猶言用中解者以庸爲常失之也何以言道德爲虛位道德離五常易稱小人道長禮稱左道

書稱凶德傳稱昏德是也忠恕非五常亦爲虛位非其親暱誰敢任之則忠者非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則恕者非恕也故聖人貴實而惡虛言有不言無貴剛而賤柔則儒家之異於道家三代之學之異於宋學也

先天卦位辨

內經周易皆言先天非邵雍所謂先天莊子內篇云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又云先天地生又云伏羲得之以襲氣母千寶注周禮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小成謂八卦也中成謂重卦大成謂備物制用也似爲邵雍所本而不言卦位今所傳伏羲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及乾一兌二以別于文王卦位考之書無所本蓋邵雍誤讀易說卦爲之易之言卦有二象從象一上一下橫象

分布八方天動地靜之道也說卦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者謂乾上坤下象天地離上坎下象水火艮上兌下象山澤震上巽下象雷風故孔子於易上經言同聲相應謂震巽同氣相求謂艮兌水流濕火就燥謂坎離雲從龍風從虎謂乾坤虞翻之注良是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繫辭又曰天高地卑乾坤定卑高以陳貴賤位既曰卑高是說卦天地定位明爲上下之象而非南北之位也邵雍誤會其辭造爲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卦位命曰先天又見其文有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及易逆數之言以爲八卦當起乾逆數至兌造爲乾一兌二之序攷虞翻注易數往者順謂乾消從午至亥上下故順也注知來者逆謂乾息從子至巳下上故逆也古人列八卦方位乾坎艮在下方爲北巽離坤在上方爲南震東兌西

李氏云從午至亥卽從離至乾云從子至巳卽從坎至巽蓋坎
艮震巽四卦爲陽進自下方而上其位逆巽離坤兌四卦爲陰
退自上方而下其位順卽二至陽遁陰遁之分通謂之逆數者
八卦俱起坎也邵雍未見虞氏之解直以逆數爲乾一兌二則
於四時五行人事皆不合乾九月卦兌八月卦四時何爲起季
秋入仲秋乾陽金兌陰金五行何爲起金乾老父兌少女對中
女則少之言小絕陽小陰何能相生說經之儒合天地人無所
不通邵雍之言何其窒閼也古書言天地之象多兼上下四方
堯典之言堯曰假于上下亦曰橫被四表經典如此不可更僕
五行亦有上下四方之象韋昭注律厯志天之中數五云一三
在上七九在下注地之中數六云二四在上八七在下鄭康成
注易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

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无耦陰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
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
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韋以
從象言鄭以橫象言不相妨矣邵雍又見說卦帝出乎震之辭
以爲文王後天八卦尤無所本說卦之言震曰東方巽曰東南
離曰南方乾曰西北坎曰正北方艮曰東北惟坤兌無方位易
乾鑿度孔子以坤配六七月則在西南兌正秋則西方此四正
四維分布八方之象亦伏羲之卦位何以明之易乾鑿度稱庖
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稽覽圖以四正卦爲四象乾鑿度孔
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夏
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虞翻易注

云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諸儒以四象爲四時蓋本孔子之言八卦方位必先有四正而後有四維故繫辭云四象生八卦庖犧氏所爲畫四象立四隅者旣置坎離震兌以象春夏秋冬又置乾坤艮巽以象四孟四季亦如洛書五行之敘先生後成生於一二三四五水火木金土爲之四正然後成於六七八九十也宋儒縱不信緯書何能不信繫辭乎且陳搏乘隋焚讖緯之後方竊乾鑿度太乙下行九宮式以爲河圖欺世朱文公諸人爲其所惑緯書之緒餘以爲祕傳反不信其與經不倍之言耶必欲求先天之卦或取考靈耀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之說謂牽牛屬艮畢屬兌艮在丑宮爲太一兌在西宮爲太陰謂之太極在坎離之先義猶有取若所謂乾一兌二者求之書傳果何由附會其說乎宋人考古之疏固不止

一端如朱文公間蔡季通以爲十二相屬起於何時曾見何書又謂虎當在西而反在寅雞爲鳥屬而反居酉今檢十二辰屬禽近出王充論衡及抱樸子賈誼新書胎教篇有云雞者東方之牲狗者南方之牲牛者中央之牲羊者西方之牲彘者北方之牲非其物也又博古圖及今出土漢鏡鑄十二禽象甚悉朱文公未見其書亦可怪矣十二屬之所本無關經學吾疾夫世之刊易經及陰陽書必列邵雍先天八卦于簡端至相宅家爲人作坎宅坤門以爲先天坤卽後天離不悟土來克水得禍甚速是不可以不辨故詳著於篇

河圖洛書考

漢人以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其說見孔安國注論語河不出圖及馬融注書九疇又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日

五行已下六十五字爲雜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又龜書洛出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注繫辭班固漢書敘傳及李奇注悉用其說惟鄭康成注易始用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書今多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則鄭氏信讖緯之過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火在北方玄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於鄭氏矣至宋人乃妄以洪範五行爲河圖又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人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篤信漢人以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於黃帝核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

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辯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辯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肩足戴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於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辯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果何所出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攷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眚於三王冰注三東方也云眚於九注九南方也云其眚

四維注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胄於七注七西方也
云胄於一注一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
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玄注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
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羅苹路史注引壺
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卽有之故遜
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建甲
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在坎
宮則甲戌在離甲戌在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在坎宮則甲寅
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
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注
太乙下行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

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
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旣又自此而從乾宮乾
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又
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乙天一之宮
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
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
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
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
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
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其法也詳注義多未精確或
是後人僞託今攷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於十
一月子坎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

之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退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並治而交錯行間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八白九紫者唐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卽算法之捷故遯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臨自古皆有之旣非出於龜文亦不得以爲

神禹洛書隋焚讖緯或尙記九宮以示陳搏遂譌爲洛書於時乾鑿度未出朱文公諸人不能博考致爲所惑並忽素問而不觀則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

三禘釋

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圜丘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鄭知爲祭天者據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何休注公羊引禮祭天牲角繭栗而楚語觀射父有郊禘不過繭栗之言以牲角繭栗知禘爲祭天之稱周人無嚳廟而云禘嚳又與郊並稱是知爲圜丘配天之祭矣已上明禘爲圜丘之祭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

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鄭注周官圓丘亦引大傳此文鄭知祖之所自出爲天者據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荀子禮論王者天太祖春秋繁露觀德篇云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謂天爲先祖之所出本之荀子董仲舒名之爲禘本之大傳且詩序云長發大禘也而有帝立子生商之文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又云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外謂天也故荀子禮論云郊者并百王于上天而祭祀之也此郊謂吉禘承上喪三年言之鄭注禮運魯之郊禘但以爲郊皆卽郊爲禘之證矣已上明禘爲夏正月郊祭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雖禘大祖也鄭箋云

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卽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鄭知大祖爲明堂者據堯典云受終于文祖又云歸格于藝祖又云舜格于文祖上云賓于四門下云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四門證之本文知文祖爲明堂故馬融注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注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又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又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云文祖者堯大祖也史記云大祖亦卽明堂淮南主術訓云神農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周書嘗麥解云王乃嘗麥于大祖是大祖卽明堂之證素問五運行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合之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之文又文祖爲明堂之證故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單文祖德鄭注俱以爲明堂實本孔馬之說及案古書傳非僅據緯候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

清廟明堂蓋逸禮大祖既是明堂而詩序云禘大祖逸禮云禘明堂卽是禘爲明堂配天之證矣已上明禘爲明堂配天之祭而王肅非之如以禘爲非祭天則不信王制逸禮楚語三書牲用蘭栗之言也以禘爲非郊則不信大傳商頌序之言也以禘爲僅祭始祖之廟非祭明堂則不信逸檀弓周頌序之言也三者皆不始自鄭注宋儒奈何妄斥鄭氏三禘之非乎禘之所以名以有天帝及審禘之義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有天帝故在釋天兼圖丘與郊故通稱大祭鄭氏云凡大祭曰禘是也白虎通云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似班固止知禘爲宗廟之祭不知爲祭天之名矣通典引後魏尙書游明根議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圖丘謂之禘者審禘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鄭氏之言五精蓋卽五行之精謂

五天帝矣

已上論王肅宋儒斥鄭氏三禘之繆及禘名義

考禘之所以異於禘者有數

事一曰禘必配天圖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通典引徐禪議曰春秋左氏說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初學記引摯虞決疑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石室按郊則五天帝五人帝之主宗則后稷文武及先公先王之主祭于明堂必迎之祭畢反于郊于廟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已上論禘配天異于禘二曰禘及功臣周禮夏官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烝鄭注云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何休注公羊傳曰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後魏太和三年詔引鄭玄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合而祭之禘則

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而祭之是也已上論禘有配三日禘及助祭諸侯及四夷來王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又曰九有有截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又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大傳云大廟之中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終王韋昭注云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卽位而來見漢書韋玄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春秋襄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左傳冬穆叔如晉聘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晉無禘禮蓋言未與于周禘祀謂世見也此禘異于禘之禮也已上論禘有萬國禘之名起自有虞見祭法禘黃帝堯典肆類于上帝鄭氏以爲禮

祭上帝于圓丘是黃帝配也夏殷則禘爲時祭故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鄭注云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曰禘以禘爲殷祭鄭云然者據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禘又云禘大祭也爾雅周公所作故知是周改時祭之禘爲五年殷祭矣凡經文禘與嘗並舉皆時禘之稱蓋夏殷之禮故祭義云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皆以爲夏殷時禮然則中庸禘嘗之義亦夏殷時祭也王制云天子禘禘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鄭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又云禘一牷一祫鄭注云下天子也祫歲不禘鄭意皆不以爲周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又云春禘而秋嘗鄭注云此禘當爲禴字誤也王制曰春禴秋禘鄭蓋以此諸文言禘猶周之言

禘歲有一祭不與五年殷祭同也

已上言殷之禘爲時祭與周五帝大禘不同 魯祀

周公以天子禮樂禘則以建巳之月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鄭注云夏建巳之月也周公曰大廟鄭以爲魯周公廟則與天子祭于明堂異經文云以禘禮左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是但用其文物具備之儀無園丘夏正郊天明堂之祭郊宗石室之禮惟合祭毀廟羣廟之主雖名爲禘實天子之祫耳祭統云成王康王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謂郊以日至禘在宗廟非周禮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云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按鄭注周官云禘之言灌也惟神道宗廟有禘天地大神至尊不禘孔子蓋言魯惟宗廟之禘失周禘祭天之禮故以爲不欲觀傷周

禮不可見也魯祭宗廟改殷之禘故亦通名爲烝嘗左傳云烝

嘗禘于廟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而穀梁謂之嘗魯語

謂之烝定八年冬十月禘于僖公此夏時八月實嘗也而謂之

禘是也魏書禮志中書監高闕等言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

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園丘之禘故改殷之

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是後魏時尚知魯禮

不與周天子同也

已上論魯禘所以異于天子

自漢以來皆以禘爲宗廟之

祭而無配天之禮由諸儒不能用周制徒推魯禮故建武詔書

云禘祫之祭不行已久魏景初詔亦云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

予因五禮通考于此禮不通古制又讀惠徵君棟禘說趨其明

禘爲配天之祭病其不知禘亦爲夏正郊天之祭故作此以廣

其說若夫牲幣之禮則有司存

已上論漢已來無配天之祭

校定神農本草經序

神農本草經三卷所傳白字書見大觀本草按嘉祐補注序云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閒於朱字開寶重定序云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爲編纂至梁貞白先生陶弘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据此則宋所傳黑白字書實陶弘景手書之本自梁以前神農黃帝岐伯雷公扁鵲各有成書魏吳普見之故其說藥性所主或異後人纂爲一書然猶有旁注或朱墨字之別本經之文以是不亂舊說本草之名僅見漢書平帝紀及樓護傳予按藝文志有神農黃帝食藥七卷今本譌爲食禁賈公彥周禮醫師疏引其文正作食藥宋人不考遂疑本草非七略中書也太平御覽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宣

藥療疾救天傷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又云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則食藥所以兼稱神農黃帝者以此賈公彥引中經簿又有子儀本草經一卷疑亦此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其卷數不同者古今分合之異神農之世書契未作說者以此疑經如皇甫所云則知四卷成於黃帝陶弘景云軒轅已前文字未傳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至於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當與素問同類其言良是且藝文志農兵五行雜占經方神仙諸家俱有神農書大抵述作有本其傳非妄是以博物志云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春秋傳注賈逵以三墳爲三皇之書神農預其一史記言秦始皇不去醫藥卜筮之書則此經幸與周易並存顏之推家訓乃云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

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皆由後人所躡非
本文陶弘景亦云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
按薛綜注張衡賦引本草經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是
古本無郡縣名太平御覽引經上云生山谷或川澤下云生某
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經文也其下郡縣名醫所益今大觀本俱
作黑字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澤恐傳寫之誤古本不
若此仲景元化後有吳普李當之皆修此經當之書世少行用
魏志華陀傳言普從陀學隋經籍志稱吳普本草梁有六卷嘉
祐本草云普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尙存六
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
詳悉是普書宋時已佚今其文惟見掌禹錫所引藝文類聚初
學記事類賦諸書太平御覽引據尤多足補大觀所缺重是別

錄前書因採其文附於本經亦略備矣其普所稱有神農說者
卽是本經大觀或誤作黑字亦據增其藥物或數浮於三百六
十五種由後人以意分合難以定之其藥名有禹餘糧王不留
行徐長卿鬼督郵之屬不類太古時文按字書以禹爲蟲不必
夏禹其餘名號或係後人所增或聲音傳述改古舊稱之致又
經有云宜酒漬者或以酒非神農時物然本草衍義已據素問
首言以妄爲常以酒爲醬謂酒自黃帝始又按文選注引博物
志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
時人則俱不得疑經矣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云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今儒家拘泥耳目未能及遠不覩醫經本草
之書方家循守俗書不察古本藥性異同之說又見明李時珍
作本草綱目其名已愚僅取大觀本割裂舊文妄加增駁迷誤

後學是書集成庶以輔翼完經啟蒙方伎鈔胥之任匪有發明
略以所知加之考證本經云上藥本上經中藥本中經下藥本
下經是古以玉石草木等上中下品分卷而序錄別爲一卷陶
序朱書云本草經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
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合三品此名醫所改
今依古爲次又帝王世紀及陶序稱四卷者掌禹錫云按舊本
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若此
則三四之異以有序錄則抱朴子養生要略太平御覽所引神
農經或云問於太乙子或引太乙子云云皆經所無或亦在序
錄中後人節去之耳至其經文或以痒爲癢創爲瘡淡爲痰注
爲蛙沙爲砂兔爲菟之類皆由傳寫之誤据古訂正勿嫌驚俗
也

晏子春秋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

爲七卷見七略

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

卷

玉海四作二疑誤

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

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
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
韓詩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患社鼠
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
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僞書必採錄諸
家何得有異唐宋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
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
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

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獬而再搏乳虎後漢書
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
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
爲善此誤富字爲當又誤讀其句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採錄
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
子所屈箋訓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爲誠慎之
義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
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
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
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
十六年者蓋緣陳氏厚施之事追溯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
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
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
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攖罪
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
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
補益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
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
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
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帙頗多
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於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
通春秋者編年紀事之名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卽墨子明鬼
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從國史刺取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

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其號晏子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惟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事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故書不可考矣惟萬厯間沈啟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注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據說苑補足旣得諸本是正文字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人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

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子短喪之法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託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

墨子後序

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於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於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

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
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
鬼是祭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
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腴
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
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
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
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
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
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
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
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

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
公孟日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
日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
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之禮尙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
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
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於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
也親士修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
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
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於今傳寫譌錯益難句讀晉書
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敍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

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以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於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偶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於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因以荀子孔叢說苑諸書及唐宋

人所引墨子佚文屬先生附於書後至開元占經多引墨子占驗災異之詞疑不在此書故不具錄

孫子略解序

古兵家言存者惟太公六韜司馬穰苴吳起及孫武書今本六韜與唐宋人傳注類書所引已多乖異司馬法吳子又無古注惟孫子有魏武帝杜牧李筌陳皞賈林張預孟氏何氏王皙梅堯臣十人注本存道藏中後有滎陽鄭友賢十家注孫子遺說或是其所合予以魏武注最古故鈔摭專行之孫子生於敬王之代著兵書以見吳王闔閭史記列傳稱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諸子之文皆由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藝文志稱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者合圖爲八十二篇司馬貞引七錄云

孫子兵法三卷蓋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中下二卷卽圖也鄭君注周禮稱孫子八陳有卒車之乘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亡是已吳王惟稱十三篇據其文言之耳杜牧以爲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其精切凡十三篇案魏武敘云撰爲略解蓋言解其大略疑杜牧誤仞此語爲魏武刪削爲十三篇也今考潛夫論引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敬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眾附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今無是故智以折敵已下文或是潛夫述其義又無云敬也或是脫文不可以爲今本非孫子全書魏武已下十人注見隋書經籍志有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

武帝注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新唐書有孟氏解孫子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二卷陳皞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卽道藏所合諸本隋志又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淩集解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沈友見三國志今注俱不傳通典所引有云王子曰當卽淩也藏本又引杜佑注亦出通典蓋佑集諸家之說非自注也通典引孫子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沛澤沓冥者所以匿其形也今本亦闕通典太平御覽又引行軍篇軍旁有阻險蔣橫井生葭葦山林翳薈注云蔣者草木之叢生也今無蔣字及注是皆俗本之脫誤今律武科以武經命題試士作論一篇孫子書預其一閭里師不見善本或以己意詭更正文又見文科以禮記命題流俗

至簡省經文以便循誦此書傳述尤少儒家或束而不觀如遇俗儒鄙夫刊落舊文不可得復大可懼也故犁爲二卷以詒知者又覽玉海書錄解題僅稱魏武杜牧所注則王應麟陳振孫未見孟氏李筌陳皞賈林諸家之說此本良可寶世之好事復有意刊行之來者之幸也

天官書考補序

司馬氏世掌天官學於唐都遷著天官書誠如司馬貞所說多取石氏星經其書分經星爲五官中曰紫宮東曰房心南曰權衡西曰咸池北曰虛危云此天之五官部位也淮南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官者所以司賞罰高誘注云四官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似爲天官書所本而推准

南以紫宮爲北太微爲南軒轅爲中咸池爲西天阿疑爲東或卽天市非昴西之天阿一星也又與遷書以紫宮爲中宮者微異天官書以招搖天鋒賤人之牢三台諸星在中宮侵入東宮之位者考呂氏春秋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立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嶙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是角亢氐之度古以爲中央史遷猶傳舊說也巫咸甘石三家則僅分中外官不云五官以在二十八宿已內之星爲中官以外之星爲外官位次見開元占經又與史遷異史遷旣取石氏之文以爲書其二十八舍但言星位不記星數餘則稱其數者以二十八舍人所盡識故略之至

東壁二星見於黃帝巫咸甘石諸家天官書中又有云營室至東壁并州而北官獨缺班固天官志亦無增補疑史遷不如是之疏傳寫者脫其文矣

余有丁以爲太史公以軍壘壁爲壁非

其五官中所不載

星名見於黃帝占三家者甚多或如所云因其占驗凌雜米鹽故著其犖犖大者或以東壁例之是其缺略均未可定今三家之書既亡而隋晉二志猶述其星名且如傳說見莊子天皇大帝見緯書其名在周秦閒漢建武三年有星孛於天紀初元二年客星居卷舌東建始四年歲星居關西四尺所其星見天文志史遷何以不載大可怪矣復有三家譌傳復出之星古所應無者如天官書云天極星傍三星三公今則有兩三公書又云陰德或曰天一今則天一與陰德爲二黃帝云梗河卽天鋒石氏云梗河卽天矛今則分梗河天鋒天矛爲三黃帝云七公卽

天紀今則分爲二天官書大角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今則於兩攝提外增周鼎三星石氏云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天門今又有天田天門各二星天官書胃爲天倉今增天倉六星書又云昂畢閒爲天街言無星處今增天街二星書又云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今增蓋屋二星哭泣各二星書又云王良策馬策非星名今增策一星書又云人涉水漢志作目人涉水是人涉水言其占驗非星名今增人五星黃帝占云瓠瓜一名天雞今有天雞三星又杵臼疑卽敗臼離珠疑卽離瑜占驗略同如此之屬不可勝舉或三家不誤由後人分析其文流傳復出使然但隋唐以來相傳旣久不可更正矣經星分五官各屬五行緯星犯之卽以五行生克爲占驗古人所以知天在此不盡以人事附會而後世作步天歌分五官爲三垣二十八舍

盡改古法鄭樵通志取之可謂陋矣由隋唐以來禁讖緯占驗之書故通志載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云今存三卷知唐宋人不見黃帝占及三家星占故張守節司馬貞注天官書亦不能悉史遷根據之所在予初入翰林奉敕校理文源閣祕書盡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題云瞿曇悉達撰中引黃帝諸家之占抱朴子所云惟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郄萌七曜記之詳矣其書皆在焉因疏記其足以證發史遷者爲天官書考二卷錄三家星名爲史遷所缺載足徵隋晉志所本者爲天官書補一卷合爲三卷其星依附史遷五官之舍相違不遠分爲五部復因三家中外官次序存其舊文略其占驗之語隋志載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前人之信而好古如是後有同志庶知吾書之不可廢其後世星名

史遷所不應有者不錄焉若西人俗名之星文不雅馴摺紳難言之不足以誣吾考古之書也

文子序

黃帝之言述于老聃黃老之學存于文子西漢用以治世當時諸臣皆能稱道其說故其書最顯唐天寶能尊老氏而不用其言又號之眞經儒者始束而不觀然諸子散佚獨此有完本存道藏中其傳不絕亦其力也今文子十二卷實七錄舊本班固藝文志稱九篇者疑古以上仁上義上禮三篇爲一篇以配下德耳藝文志注言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蓋謂文子生不與周平王同時而書中稱之乃託爲問荅非謂其書由後人僞託宋人誤會其言遂疑此書出于後世也案書稱平王并無周字又班固誤讀此書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

書有云老子學于常樅見舌而知柔又云齒堅于舌而先弊攷孔叢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老聃疑卽老萊子史記所云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師老子亦或游于楚平王同時無足怪者杜道堅亦以爲楚平王不聽其言遂有鞭尸之禍也書又云秦楚燕魏之歌則其人至六國時猶在矣范子稱文子爲辛計然之字而爲其師當可引據范蠡之學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術也又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輩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卽計然無疑李善徐靈府亦謂爲是宋人又疑之特以唐志農家自有計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師名以號其書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詔著書成于食時多引文子增損其詞謬誤疊出今案文子云神

將來舍德將爲女居容與舍居比則言容受淮南作德將來附若美是誤讀容爲容色文子云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淮南作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事之敗也不足以滅身增不字而失其深戒之旨文子云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芟芟讀如核與骨爲韻淮南作根莖則韻不合文子云天地無私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淮南作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取日月以儼天地而殊無義文子云下之任句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也淮南作下之徑衢直誤讀其句而改其字文子云約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絺淮南作鈞之縞也直認約爲鈞其義淺劣文子云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言有材不及生材之地生材之地不及生物之天其生愈廣淮南作譬若林木無材而可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
以爲材材不及林林不及雨其義不贍文子云以禁苛爲主淮南作以柰何爲主則形近而誤若此之屬不能悉數則知文子勝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漢人依據之本由當時賓客迫于成書不及修辭達意或有非賢廁于其列雜出所見聊用獻酬羣心又怪其時漢之闕庭無能刺其齟齬古今好學之士久已稀覯也賴今文子具存可得援證柳宗元疑此駁書所謂以不狂爲狂者與文選注引文子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于轂也是湛注列子亦注此書而目錄家皆缺載新唐書藝文志玉海俱稱元魏李暹注本今不傳玉海又稱有朱异注本宋史藝文志作朱元今存道藏中又有徐靈府本題通元眞經默希子注及杜道堅通元眞經讚義靈府道堅空疏無所發明而高誘注淮南諸篇則可引證此書也文子書旣稱皇帝之言神農之

教則其學有本孔子聖人禮傳多稱聞諸老聃漢庭諸儒賈生而已其稱日中必蕞及服鳥賦多用黃老之言是道家之學通于儒術者矣計然者名倪亦名鉞然倪鉞音相近字之異也

倉頡篇集本序

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厯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于隨倉頡三倉及故亡于宋然自漢及唐迄于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始刺其文撰爲三卷訓纂解故卽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于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

吏民文簿滋繁字或不給于是造爲俗書不按經典如今以套代韜卡代彖撈代竿挖代窆及𪔐皆見說文流俗相傳愈失其本宋人說字至以如心爲恕立心如一日爲恆教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于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儒臣多依永樂大典撰集成編說文旣盛行于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所据特成于眾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異于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郭用亭訓強本蟲也而以爲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于說文者若爨从同象持甌而以爲持缶爾从甬省而以爲甬聲有長于說文者若臙臙俱臙也而以臙爲多汁臙爲少汁繪帛也而以爲雜帛續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不覽頃禮部儀制司任君大椿集字林八卷彫板行世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

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采撫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于世星衍又嘗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

李子法經序

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卽漢藝文志之李子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已後志經籍諸家不載据唐六典注稱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元王元亮注唐律疏議云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今依其說錄爲法經六篇按悝

書以盜法在前者罪舉其重以具法在末者古人撰述率皆以序錄附本書後是其例自蕭何益戶興廢三篇爲九章則具法在中篇非原書次第之義故魏晉時遂改具律爲刑名第一後人又惡盜法多言不順之事不欲置之首篇復移其篇第如今律耳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書惟此經爲最古漢律則散見于說文漢書注而全篇已亡雖此六篇內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文爲後世加增如神農本經之有郡縣名其篇數經累代分合亦不能復循漢志三十二篇之舊然信爲三代古書未火于秦足資經證不可誣也古大臣之通達治體者皆倚儒生以經義決疑獄故董仲舒鄭康成于法家之學各有撰述唐設律學博士前明至國初試以判尾亦欲其通解令甲格式後以判文駢體仕

宦之由他途者或不解或不能爲故侵尋廢之近時則內自比部外而牧令以舉業起家目不覩律令之文到官後非爲吏所侮卽牽制于幕下士冤民幾無所控告乃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莊論也予權臬使時欲奏請試士增律議一篇適以罷任未果旣而執政諸公以予善法律聞于朝益不敢不循古書通世務以爲引經斷獄之助將以此書爲律學之權輿矣

附錄

先生少以辭章名袁簡齋品其詩曰清才多奇才少君天下之奇才也後爲考据之學簡齋貽書論之先生覆書陳靜義甚力

阮元撰傳及問字堂集

錢辛楣少詹主講鍾山書院與講學極相重

先生未第時客畢制府沅幕府助撰關中勝蹟記山海經注校

正晏子春秋諸書多屬手定

阮元撰傳

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曰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搜落卷得經策
曰此必汪中也及折卷乃先生而汪實未就試官京師歸室焚
香爲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先生所
校古書特謁爲題問字堂扁額同上

先生官山左以伏生承秦蔑學壁藏尙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
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
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準行實
自先生發之也同上

阮文達撫浙建詒經精舍於西湖之濱會先生奉諱家居聘與
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席課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
法詞章執經問字者盈門不十年舍中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
勝數同上

先生博極羣書勤於著述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
虛日金石文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官山左時先後
校刊古籍爲岱南閣平津館兩叢書晚居金陵闢五松園藏書
編爲孫祠書目後子廷鑑又就宋元舊本及鈔校明刊善本編
爲廉石居藏書記阮元撰傳及文集叢書書目藏書記

淵如弟子

洪先生頤煊

別見儀徵學案

洪先生震煊

別見儀徵學案

周先生中孚

別見儀徵學案

案淵如主講詒經精舍門下高才生尙多不能徧指二洪
從平津館校刻古書同商撰述見於洪筠軒文集序中周
鄭堂於讀書記中稱師說甚詳特列名焉

淵如交游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阮先生元

別爲儀徵學案

江先生聲

別爲良庭學案

段先生玉裁

別爲愍堂學案

孫先生志祖

別爲頤谷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章先生宗源

章宗源字逢之浙江山陰人以大興籍中乾隆丙午舉人不喜時文以對策博瞻發科好學積十餘年采獲經史羣籍傳注輯錄唐宋以來亡佚古書盈數篋撰隋書經籍志考證自言此書成餘皆糟粕又言今世所存古書版本多經宋明人刪改嘗恨

曩時輯錄已佚之書不錄見存諸書訂正異同文字當補成之其已輯各書編次成帙皆爲之敘通知作者體例曲折詞旨明暢後以牽連廣惠寺僧明心之獄罷斥不能復與會試嘉慶五年卒淵如爲之傳稱其好學之志不衰性恬澹不肯干謁云

參孫

淵如撰傳

畢先生亨

畢亨原名以田字恬谿文登人嘉慶丁卯舉人官江西崇義縣知縣初從戴東原游通漢人古訓之學淵如官山左延助校訂古書稱其經學無雙所著尙書今古文注疏多采其說輯周易集解亦得其助年七十始出仕初權安義令值赦令邑有兄殺胞弟之獄先生列之不準援赦執不念鞠子哀泯亂倫彝刑茲無赦之經義大吏怒欲劾休程侍郎恩澤典試過江西問先生

起居甚悉事乃解卒年八十先生於經尤長於書晚年欲發明大義有所述作未就惟雜著二卷曰九水山房文存刊行於世淵如晚年著述得助於先生及嘉興李少白貽德者爲多

參史傳

包世臣撰
文存序

文存

說迪

尙書中多古文古義今伏生馬鄭之注已不傳所傳孔安國傳又出于東晉閒人僞託故其說多與史遷異後之學者弗能好學深思稽古以觀其通則三代之籍不可復讀歲丁巳余主講啟文書院病後學者無師法又或拘于其方不能深明訓詁之指偶舉一字爲尙書中數見而難通者條而辨之以作一隅之舉諸生儻能由是以通之則全經之文可誦而

聖人之意亦可得而詳言之矣

迪道也

案義見釋詁尙書皋陶謨云允迪厥德史記作信其道德是迪爲道也又云迪朕德史記作道吾德是迪卽道也但諸儒習知迪道之訓凡遇經文中迪字皆欲以道釋之于是曲解經文支離拮屈致不可通今條辨其非著于後

又行也

案迪從由由行也迪訓爲道道亦行也故迪又有行之義也詩云蹇蹇周道周道如砥又云寘彼周行示我周行是道卽行也書傳或僞道德亦或云德行是道卽行也僞孔傳釋虞書允迪厥德以迪爲蹈不知道與行有通義而以蹈字易之非其旨矣尙書微子篇詔王子出迪猶言道王子出行也孔

傳云我教王子出合于道必欲以道訓迪故曲解之其說支矣又君奭云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言惟行此常教則文王幾微之德乃得降于國人也茲迪猶言迪茲古者語常然耳孔傳云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幾微之德迪訓爲道彝訓爲法固有之然如傳所謂則大不可傳以茲迪彝三字絕句非也而以迪彝二字連文訓爲道法尤爲臆斷且旣云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幾微之德則下文降于國人句成贅詞矣由其狃于習俗常用之訓曲解經文其不可通則割裂破碎之謬已甚矣

又長也

案迪卽由字說文粵木生條也引尙書若顛木之有粵枿是長之義

孔傳以由爲用非

又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說文櫟崑崙

山河隅之長木也蘇草盛也皆長大之義繇與由古字同亦通作攸書多方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馬融本作攸是也說文攷長也盤庚王播告之修修亦長也詩淇水悠悠悠亦長也故中庸亦云攸久也尙書盤庚云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無能久長也下文亦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殛又下文丕乃崇降弗祥石經作崇降不永也孔傳云汝無能道言無辭是言天降罰于汝汝不能以言辭自解免于天其說支離不可通

又進也

案迪惟爲長故又爲進也爾雅云迪進是已唐石經尙書盤庚云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曷瘳不迪猶不進也言譬如乘舟汝不冝濟而敗壞其

舟爾忱不屬于我則相與以沈溺耳既不其或進雖自怨又何愈乎孔傳以臭厥載謂舟在水中臭其所載物非也皋陶謨子乘四載舟車皆可以云載也孔傳又以不其或迪爲不其或稽釋云不考之先王亦非也又微子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言不進用之也孔傳以爲不接之以道此曲說也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惟殷所進用之諸臣工其湏于酒勿殺之而姑教之以別于上文其殺之義孔傳云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孔意以迪爲蹈卽如所說而蹈惡俗諸臣可第謂之蹈諸臣乎不詞甚矣孔傳又云惟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湏于酒此又拘于乃字之義案爾雅伊維侯也侯乃也特詞之助不必其爲難詞也

又作也

案爾雅淳肩搖動蠢迪倣厲作也亦作妯爾雅又云娠蠢震難妯騷感訛蹶動也蠢妯皆訓動蠢迪動皆訓作是妯卽迪字詩云憂心且妯是也又方言妯擾也亦動作之意皋陶謨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言五服四海之諸侯各作起而有功惟苗頑不就其功也工與功同弗卽工猶云不成功也孔傳以爲三苗頑凶不得就官非

又由也

案由字古或借迪爲之從彡與不從彡音訓同論語行不由徑說文引作邈又迪訓道繇亦訓道猷亦訓爲道其義皆通君奭云武王惟此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肅將天威尙迪有祿者猶云尙由有祿也故鄭注云言至武王時號叔等有

死者餘四人是其義孔傳云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
蹈有天祿其說迂曲不可從君奭又云迪知天威乃惟時昭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其迪字皆由也孔傳釋之云蹈知天
威斯語卽令作傳者自釋之不可通矣傳又云言能明文王
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于天其說皆雜亂不次至以
覆冒下民釋冒字又非冒聞之義又立政云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乃敢告敎厥后迪亦由也

又用也

案上言尙由有祿由語詞也由惟爲語詞故又得爲用也如
言由是亦或云率是或云用是義轉相訓又史記依古文尙
書語迪多爲用是迪有用義也多士篇云夏迪簡在王庭有
服在百僚言今爾又云夏之多士用簡在王庭有事在百官

也孔傳云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王庭如所說是以夏迪爲
一讀簡在王庭爲一讀謬甚又多方云我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孔傳云我周惟其大大賜
汝非但愛憐又乃蹈道大在王庭案所云大大賜汝者不詞
又云非但愛憐于經文亦無當蓋其意以迪爲道而大大賜
汝之言與道字不相貫故紆回其詞以牽合之謬也

又猷亦訓爲用尙書猷告爾四國多方用告爾四國多方也
猷告爾有方多士用告爾有多方士也孔傳謂順大道告之
非也其他猷訓爲用見于經文者尙多有不具載蓋迪與由
猷音義通故猷亦有義也

又乃也

案乃亦語詞轉相訓又說文有直字讀如攸義亦與乃同也

尚書洛誥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言四方乃治尙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敕安也公功乃助其後以監官而保民也孔傳云四方雖道治未定于尊禮以爲道治者非也又宗禮謂宗伯掌之大夫士亦有宗人故云孔傳以爲尊禮亦非也

又通也

案迪卽由字由通也亦語詞

爾雅通由皆訓自故由亦得爲通也

但諸儒說經

往往不達古人詞義臆爲訓解遂不可通如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率亦通也僞孔傳云言夏王之君若臣相率而遏眾力案經文明云夏王傳必易之曰夏王之君若臣臆增經文謂之何邪由其不達率字之義故臆臆增飾經語以成其相率之曲解耳又立政云亦粵武王率

惟敕功不敢替厥誼德言通惟敕安文王之功不敢廢其誼德也訓亦爲通又如盤庚丕乃崇降弗祥丕卽不也不者詞之助也注者或云不乃大降之不善乎信如所說則爾雅夷上洒下不濬亦當訓之曰夷上洒下者不亦濬乎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亦當日左倪者豈不類乎右倪者豈不若乎其不達古人訓義可知

王君引之曰必不齊字子賤賤卽齊也不詞耳厥誼甚然

立政云亦粵

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陟之言格格治也釐理也不亦詞耳言治理上帝之允命卽虞書所云陟天之命維時維幾義正同孔傳以爲成湯得升君位此又以亦粵成湯陟五字絕句正與多士篇夏迪一讀簡在王庭一讀其割裂經文同一病也又洪範云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言人之性不大偏倚于剛柔者名曰平康則治之以正直之德也人性

或過柔是爲剛友則宜以剛克之彊剛也弗者詞耳人性或過剛是爲柔友則宜以柔克之燮和也和亦柔也又其雖不過柔而厥性深伏亦當以剛克之雖不過剛而厥性高明亦宜以柔克之此經所說正與舜典教胄子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皋陶謨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云云者義意皆同所謂又用三德也舊解以爲彊弗友是彊禦而不順孝敬者則剛克之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如所說則先當改易經文云又以三法不得云又用三德矣舊解又以燮友爲中和夫中和者成德之名又何事與沈潛高明同居剛克柔克之目乎厥誼非矣

又案迪訓爲適者立政云古之人迪惟有夏猶云適惟有夏也舊解以爲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天子其說不詞不可從也

酒誥云其在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迪畏者適畏也注者又云在昔殷先哲王之道此又以迪字絕句割裂經文尤不可從也酒誥又云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迪者詞耳猶云我民小子也孔傳以爲文王化我民教道其子孫此由以迪爲道故又以小子爲子孫牽合聰聽祖考之言耳案上文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傳云正官治事謂羣吏是也然以爲文王誥教民之子孫有官治有吏事則不可通近日蘇郡江聲作尙書注深明孔傳之非于是易之曰正長也事謂服勞之事也言文王誥教民之子孫有長上有服勞之事者勿常飲酒勿論其言迂贅且下文又云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江氏于彼又僅以爲眾士眾官不申上文有長之義夫經始言少正御事又言有正有事又

言庶士有正其義皆互明今以意解之令其各相背馳可乎
其他如大誥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迪知者通知也無逸
云茲四人迪哲茲四人適哲也舊解以迪爲道或爲蹈皆非
又疾也

案迪與攸音義同易其欲汲汲馬云汲汲速也說文寔疾也
又倏亦疾走也皆急疾之義尙書康誥云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迪屢猶云亟疾也言今民
不治未定其心亟疾而未和同明惟天其罰殛我也知迪屢
爲亟疾者案爾雅屢暱亟也又云亟屢數迅疾也是其義多
方又云爾乃迪屢不靜言爾乃亟疾爲不靜也傳釋康誥云
教道者屢數而未和同釋多方云爾所蹈行數爲不安皆其
不達古訓也

又案尙書中古義不可悉舉今更述其一二如食哉惟時食
事也爲也

爾雅載謨食皆
僞也僞卽爲

言舜咨十二牧論帝德行其言曰

帝之所事者惟天行也注者不明古誼釋之云不違農時是
以食爲飲食之食謬甚也又柔遠能邇能讀如怡訓爲和也
康誥不能厥家人者不和其家人也左傳不能其大夫不和
其大夫也故後漢書亦云柔遠和邇江氏注亦知孔傳之非
然引恣也伽也之訓多爲纏繞而尙不得其審又天壽平格
格治也言天壽此平治天下之臣以保乂于有殷也知格爲
治者方言云格正也正亦治也故書云正厥事書序云命君
陳分正東郊倉頡篇云格量度也謂格量之格度之亦治也
故書又云惟荒度土功商書惟先格王正厥事言恐王不知
修德惟先格治于王以正其事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言一曲

之知不足言知惟能知性知天始可謂之致知也然道不虛懸傳于事物必于事物能格治之而後知可以至舊解謂格爲至非也然或知至物之言不詞又轉一解云窮至事物之理古人必無此訓義矣又惟天陰騭下民騭格也猶云正治也爾雅騭假陟格躋登陞也騭卽陟假卽格格亦爲升騭亦爲格古人之誼如是史記作陰定下民猶存古誼馬氏注云騭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其說多爲迂迴而尙不得所適主也又亦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與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惕蠻方意正同舊解以陟爲升釋云禹五服方萬里殷九州方三千里周公時復爲萬里故曰升禹之績其故由于一字不察故爾多爲詞說于誼無當不可從也其他如陟方乃死陟天之命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義皆同又荒度土功

荒謂闢治之也毛詩太王荒之傳云荒治也是已舊解以荒爲奄非言曰從從順也馬云發言當使可從非爽惟天其罰殛我言明惟天其罰殛我也孔傳以爽爲忒然則爽邦維哲何以說之典祀勿豐于昵豐字誤當作豐古者禮字或祇作豐耳言祀惟常典不可祭以亟數卽祭不欲數之意也舊解以爲勿豐于親昵謬甚史記云勿禮于棄道厥誼然矣又堯典允被四表舊解以允爲允耀非也戴徵君謂是橫之誤字言橫誤爲枕枕又誤爲允亦非也案允者橫之假借字也橫卽廣也古讀音如允以音同故假允字爲之漢書橫橋師古曰橫音允後漢書橫門章懷太子曰橫音允此皆古音之尙存者如羹字古音郎後轉爲今音而不羹地名則仍音郎猶存古音耳又漢書多云橫被亦多云允被明允非誤字也又

案迪字當訓爲道者孔傳既知之矣然所訓說復多舛誤如
康誥爽惟民迪吉康言道之以吉則安也鄭氏以迪字屬下
讀是已孔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以民迪二字連文
訓爲民道吉康爲善安謬也大誥弗造哲迪民康言弗遭明
哲之人道民于安也孔傳云不能爲智道以安人亦謬也又
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言天道順子也猶云天之
庥數在爾躬也保面謂保向之周禮譚人注云面向也是已
言夏先王保向以稽天道也此云保面稽天若與虞書曰若
稽古逸周書奉若稽古語意皆相類下文天迪格猶言天道
至也保面稽天若言殷先王亦保向以合天道也孔傳以天
迪從子保絕句釋云天道從而子安之此由不達從字之義
故謬爲之說也或又申之曰天開道之使有天下又從其子

而保安之其說愈謬至以面稽天若爲句釋爲面考天心亦
不可通下文又以天迪格保絕句釋之曰天道所以至于保
安湯者亦如禹尤爲支離紆謬不達之甚也

三皇五帝

聞之皇者始王也帝者諦也王者天下所歸德也三皇之世最
爲久古故皇字從自自始也說文云始王者三皇大君是已有
天皇地皇人皇之號荒遠難稽史家闕而不述有由然矣大戴
禮有五帝德篇史遷本之以作五帝紀故始自黃帝然考五帝
德篇所載特統論五帝德行非專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
帝也且其書帝舜之後兼載帝禹不止五人足以明之矣俗儒
或執于後世二帝三王之說又以爲禹不當稱帝故俗本大戴
禮禹上刪去帝字不達益甚考古之天子皆帝王通稱自其稽

古同天言之則曰帝自其天下歸德言之則曰王故殷帝乙帝太甲帝武丁帝辛皆言帝非有異制也自周武王謙德不敢稱帝但稱于王見史記周本紀前此固未有也竹書紀年亦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又本于五帝紀之文考紀年一書旣曰紀年覈其名義固當代相因年相次乃因于史記黃帝之後不載少昊謂之紀年可乎蓋紀年本魏一國之史故託始湯叔水經注引紀年語皆湯叔以後事是竹書本文也其兼載夏商周者晉人之僞作兼載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又宋人之僞作也何以明其然也如顓頊都帝邱夏后相又居之夏伯昆吾又居之卽衛成公自楚邱遷此者也故左傳述衛事云衛侯夢康叔謂己曰相奪予享又云夢人登昆吾之觀是也殷王遷都又居之故其他亦名商邱見漢書地理志但此所謂商邱于天文屬水所

云玄枵之次一曰天龜一曰北陸一曰顓頊之虛是也非宋之商邱宋商邱于天文屬火所云大辰之虛是也陶唐時閼伯居之相土又居之宋又居之二地絕不相涉今紀年云夏后相居商邱又云相遷于斟現商侯相土遷于商邱是不明兩商邱之爲二作僞時誤合爲一也又如寒浞殺羿因羿之室生澆及豷見左傳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亦見左傳今紀年云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徒欲襲左傳處澆于過之文而忘殺羿之時尙未有澆也其并謬之迹作僞者不能自掩矣紀年之不足恃如此又可據之以證五帝之始終乎然則五帝之名究何居曰五帝者五行之帝也五天帝爲木火土金水五人帝爲太昊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周禮曰祀五帝月令曰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季夏盛德在土其帝黃帝秋盛德在金其

帝少昊冬盛德在水其帝顓頊是也自家語孔子答宰我問以及呂覽淮南皆同此說厥義審矣太昊爲木帝都陳天文角亢應之木宿也又太昊長于五帝角亢長于二十八宿故角亢名壽星之次應太昊也神農爲火帝亦都陳左傳云木爲火房是也黃帝爲土帝周行天下無所專居象土無正位分王四時也見史記少昊爲金帝都魯奎婁應之金宿也顓頊爲水帝都帝邱女虛危應之水宿也五帝之後又有帝嚳帝摯帝堯帝舜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後世又有二帝之稱皆不在五帝之數也知三皇爲天地人皇五帝爲五德之帝則後世儒者或困于史遷之誤說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或以夏商周三代爲三王而逆推其上爲五帝又逆推之爲三皇諸說紛紛不足云矣皇必三而帝必五者正如三正五行各取義類若如後儒言是三

皇可益而四五帝可增而六矣豈足信乎至唐司馬貞作三皇記考其德行世系說多舛誤唐人之疏又不足以是正矣若夫易繫辭言庖犧神農黃帝堯舜迭王天下則特取于制器尙象之義因制作之人言之非詳五帝之事也

許先生桂林

許桂林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嵐海州人嘉慶丙子舉人少孤孝於母及生母無閒言家貧不以厚幣易遠游日以誥經爲事道光元年卒年四十三先生於諸經皆有發明尤篤信穀梁之學著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其書有引公羊互證者有駁公羊而專主者孫觀察淵如嘗以條理精密論辨明允許之又著易確二十卷大旨以乾爲主謂全易皆乾所生博觀約取於易義實有發明別有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六

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四書因論二卷嘗以其餘力治六書九數著許氏說音十二卷以配說文又著說文後解十卷又以岐伯言地大氣舉之氣外無殼其氣將散氣外有殼此殼何依思得一說以補所未及蓋天實一氣而其根在北北極是也北極不當爲天樞而當爲氣母因采集宣夜遺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三卷又以算家以簡爲貴乃取欽定數理精蘊撮其切於日用者著算牖四卷又有味無味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四卷壹齋詞一卷生平所著書四十餘種凡百數十卷

參繆荃孫
儒學傳案

易確

自序一

易以乾爲主故以易名曰乾以易知曰乾確然示人易曰乾德

行恆易是易皆乾之理也易者象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立象以盡意而獨曰成象之謂乾是易皆乾之象也乾之數六參其兩也兩其參也由是參兩以生諸卦而六十四卦爻畫皆六是易皆乾之數也陽氣萌于黃宮卦氣始中孚而終于頤中孚上下各一陽陽居終始以統陰陰在中以明受治于陽是易皆乾之氣也全易皆乾所生故乾卽太極漢書謂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者謂乾三畫以一陽統二陰也太極非偏于陽者函三爲一而以一統二一陽二陰也以陽統陰一理二氣合理與氣乃爲太極乃爲乾惟乾有陽有陰故萬物資始乾三其一一統二以爲乾坤卽二乾之三以爲坤是謂生兩儀一統二是天能兼地二其三是地不能兼天但順承而效法之也于是以乾治坤兩儀相交生陽在上陽在下陽在中陽在外四象而成八卦

因而重之六十四卦生焉蓋坤在乾中猶地在天中合地與天
乃全乎天合陰與陽乃全乎乾地之生成萬物皆天氣所爲卽
乾用陽以治坤陰而爲六十四卦之象可以該括乎萬理萬事
者也夫有陽不可无陰陽用其陽而濟以陰之正則有吉无凶
陽用其陽而治夫陰之邪則有厲无咎以陽統陰則名分倫紀
之定也以陽制陰則政教學術之立也乾三畫皆奇而以一陽
統二陰之義存焉乍而視之陰若不可見也凡陰陽合居見爲
陽不見爲陰乃得陰陽之正陽饒陰乏理充欲詘君子道全小
人道缺質二文一謂之彬彬十寒十暴化物不醇故其在六子
也離獨居正南爲乾之大用陽居兩端以治陰陰得中而受陽
治惟離爲合故乾彖特稱大明終始說卦特稱離爲乾卦卦氣
始中孚終頤皆所謂大離上經終離下經終二濟離在內則曰

既濟離在外則曰未濟下經始咸則卦氣夏至離用事六日七
分爲咸是離用事之始也易之字從日從勿勿古文物也文王
孔子皆用古文易之勿皆爲物審矣勿卽乾陽物坤陰物萬物
資始品物流形之物日者眾陽之宗離爲日而乾之字從日與
易同故易卽乾而以離爲大用也古文陽作易從易從一易主
乾陽以定一尊尤爲著明乾陽物也而萬物資始萬物皆乾之
精氣所爲故易從物而物以羣分八卦皆曰物猶之成象謂乾
八卦皆曰象也繫辭傳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者乾元乾
以精氣始萬物又謂之魂游于坤以生六子因爲六十四卦其
成卦皆曰物卦各有其精氣而皆本乎乾之精氣六十四卦者
乾游魂于坤所爲四千九十六卦者乾游魂于坤所變故曰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乾變動以行于坤之六虛也精氣爲物不易

之易也游魂爲變交易變易之易也其爻變則陽變陰者皆主用陽以治陰變陽者皆主用陰以從陽故陽變而稱九陰變而稱六特于乾坤六爻後稱用九用六以發全易之例莫非乾陽爲主以治坤而坤順承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括全易之象法變通而曰知鬼神之情狀者鬼神非杳冥之謂乃治亂理欲君子小人往來詘伸之謂情者意也狀者象也立象盡意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皆德業之實也幽明死生亦此而已仰觀俯察卽象所以立原始要終卽意所以盡也以乾陽治坤陰乾統坤承必无匹敵之理亦无偏廢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謂易乾之大生也乾之大生而統坤以廣生也造化生三而殺一治理德三而刑一人道理三而欲一豈有陰陽適均消息相等者哉乾不偏于陽坤順承陽六十二卦皆以陽治陰以陰從陽

惟變所適與時偕行其道則一而已矣君子居以治己出以治人學術政事皆發于易自來說易以虛者旣无實用說易以用者又每失中有以爲陰之與陽適相平均者是欲敵理小人敵君子也非易道實非天道也有以爲陽之治陰當使淨盡者矯情絕欲以言理欲卽絕而亦非理盛氣攻小人以爲君子小人未去而反以禍君子非易道亦非天道也朱子稱莊周之言易以道陰陽萬氏斯同非之桂林以爲易未嘗不道陰陽而陰陽者理欲之象也君子小人之象也欲非必放辟邪侈小人非必姦險凶頑飲食男女謂之欲欲仁欲善亦謂之欲農工商賈謂之小人小賢小德亦謂之小人故易之于欲于小人制而用之非絕而棄之也至于制抑姦凶之道則夬姤剝復否泰遯壯諸卦及上繫鳴鶴在陰七爻憂深思遠長言永歎易之大用斯存

後之君子率意自用既未深得易意遂以己意說易述其所以
治小人之道不越兩端一則拱手相讓一則戟指相罵于是遯
之小利貞本謂小人當知遯避以受治于君子爲貞也乃謂君
子當遯否之匪人不利本謂否時小人雖得志終必不利若君
子則常守其正當以休否爲志不可浩然長往僅思引退大往
則小來君子所以不可往也乃謂君子之貞于是而不利誤解
夬卦則揚庭而不惕號誤解同人則君子自相攻克誤解小畜
則甚至將與小人同力以止君子易戒壯頰而後之君子似以
不出戶庭之密爲近于陰謀易戒履霜而後之君子似以藉用
白茅之慎爲近于疲弱自漢至明計君子之與小人十戰而常
八敗始不能感化而又有以激之變中不能駕御而又有以養
之成終不能制伏而又有以詒之患則皆易教之不明耳知乾

之爲太極而兼統陰陽知乾之爲太極而陽常爲主斯可无陰
陽相均以陽避陰純陽无陰以陰害陽諸謬說庶幾君子之自
處與處小人有所法效焉夫乾陽統陰爲易之主故三陽在內
爲泰三陽得位爲既濟陽爻皆欲健而得其中陰爻皆欲順而
得其正爲君子謀至詳爲小人戒亦至切昔賢謂易不爲小人
謀似小人不可以讀易未思小人之稱以理欲善惡定之身雖
君子一念從欲卽一念之小人一事不善卽一事之小人乾之
惕震之恐懼以終始正懼其爲小人也中庸戒懼大學慎獨堯
舜憂危皆有惟恐一念一事爲小人之心後賢泰然以君子自
居易之設戒多所不屑觀玩者至如迷復之凶包承之吉明示
小人以吉凶警之誘之之並用而又謂不爲小人謀則易之戒
爲誰設乎亦曰爲君子謀欲其善爲君子又欲其善治小人爲

小人謀則欲其勿爲小人當善事君子而已其在一人之身則欲欲其從理理欲其勝欲故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使君子常能制小人而小人盡化爲君子此則聖人成能矣安有拒絕小人不爲作一改過遷善之謀者哉易以乾爲主證之六書稽之九數古義乃明易卦爲書數之所起孔子以古文書六經易居其首故易之爲字從日從勿乾之爲字有一氣出入之象爲八卦總統之義必觀于古文而其說乃通否則以勿爲物卽或駭之矣漢書稱伏羲畫卦由數起孔子謂極數定象班固語言而有徵而胡氏渭力詆之坐自不知數耳易生于數數在圖書圖書二名爲一物九宮之數是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以其數爲圖以其文爲書奇耦之點爲圖繪事始焉一二之字爲書文字始焉而九章算術无一法不具于九宮一圖之中宋以來經

術之士通于九數者絕少其人茫然不解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次序方位有何義用至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之圖等而觀之其尊圖書與攻圖書者皆各持意見而中无所得者也竊謂九宮一物兼名圖書分言曰圖書合言曰神物中位爲太極其數乾參坤兩之合猶乾三畫爲天一地二之合也太極居中而不動則八卦不成故參其兩以爲六乾以六數居西北純陰之地純陽以治純陰萬物于是資始而八卦生而八方列其次序周環揆以聖學王政制禮立教之義莫不密合于天象之布列歲氣之流行又惟肖也班固稱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乎易者此也是故易有一圖著于漢志當卽九宮九宮之圖漢儒數所稱說術家附焉故參同契疑龍經皆稱九宮爲河圖陳邵以前本无異說至宋新出十數之圖模太玄而小變祖康成之一說

而誇爲祕寶矜爲獨得又拾管輅牙慧爲乾南坤北之方位數百年紛紜推衍與古之九宮八卦雜然並陳覈其所論多近蹈虛久乃以先天方位歸之道家而攻先天者利其退入老氏轟然喜諸遂並九宮神物與十數僞圖一例毀斥譬若風散東方之雲而西雲亦自翳日則亦不習于數之蔽也九宮八卦方位著于說卦乾南坤北非經所有乾西北坤西南其位固一定矣竊謂九宮一圖卻有兩象其一平觀之離南坎北乾坤聚于西方以成物兌以人道處乾坤之中三才合德而萬物成也其一斜立觀之則乾上巽下天氣環周巽風天氣也坤艮與五連居其中地在天中之象也而兌坎二水在上離震二火在下則參同契諸書水火順逆之說亦由是生蓋唐以前道術家言但遵易而依附之未有改易而變置之者至宋而乾南坤北改易方

位一奇一耦命爲兩儀累畫生卦有四畫五畫之卦與孔子成象謂乾效法謂坤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諸語顯然相違竟有不達之士大惑不解反疑繫辭說卦非孔子作自王弼不言象數卽不註繫辭尙不敢明言以駁孔子楊簡乃謂近取諸身一節爲不知道者妄作至崔銑刪說卦諸篇鄧夢文駁序卦劉濂謂十翼无謂薛甲刪大象文言諸篇州仇向離之徒不絕于世而腫背之馬以少見珍孫陽眯目亦或以橐駝爲騏驎是可戚已此宜明加斥絕一洗蠱蠹者也或以易爲聖人前知之書亦失之甚者聖人所謂前知善則知其必吉惡則知其必凶故以遏惡揚善爲教而吉凶與民同患大禹所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易之大義也鄭康成解大學致知爲知善惡吉凶之始終與文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爲進德修業乾乾夕惕之道若合符

節若事皆前定則姦凶亂暴之人得所藉口矣是故聖人之言理至實也懼以終始不息爲功時中爲用其事盡矣而後世以虛无爲妙聖人之言數至无定也禍福无門悔则无咎迷復乃凶其義精矣而後世以前定爲神二說之害道甚于楊墨與易相反而託之于易易之大蔽尤當辨而黜之者也數之乘除也加一則異減一則異是无定也而皆有定率以爲之法是无定之數惟理可以定之也故命數之數其理與算數之數同九宮爲算數定率在其方位次序之中自加減乘除以至乘方句股莫不備具江氏永河洛精蘊言之最詳惟圓周徑率近世考究益精而眞率未得凡有二率一曰徑一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泰西割圓算術之至精而與祖沖之密術又相合焉一曰徑一周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奇錢氏塘談氏泰覃思密驗以立

術而與秦九韶數學九章又相合焉專家絕詣莫能決定桂林以九宮推求之久而有得徑五周一五七五九五三五以奇數右行與五相間以得此數不用四隅之數圓无隅也而四隅之數合二十適爲徑五之方周算法方圓相函必同徑九宮一圖爲方圓同徑之定率證以算術悉合九宮位序其可无疑矣徑五周一五七五九五三五則徑一爲周三一五一九零七立彼二率皆算家之極選度所差不遠而此率適居二率兩數之間確乎可據乃知義文以來算數極精而後失其傳後賢窮幽極微祇在九宮一圖之內得不爲神物乎且方圓之徑著數所從出也大衍之數五十先儒有二十餘說多近牽強近世毛氏奇齡說之乃似十五任氏啟運說之不合算法蓋不知九數之難以言易如此桂林案衍說文曰水朝宗于海也乾行于八卦始

坎終兌坎水歸于兌澤朝宗于海之象坎數一一兌數七七是以五十乾統終始于義爲正大再以九宮圓徑五推之方圓同徑其斜徑爲外方外圓之徑內圓徑五者外方積必四十九九九九九八三二一九六八是五十微不足故大衍五十而用四十九焉或比毛氏任氏爲安歟揲著古法蓋亦失傳仲翔夢得暨宋張郭朱蔡頗有異同楊忠輔謂揲之以四四乃一揲不可爲奇最爲入理今亦別立新法比楊尤異揆之于經則庶有合耳凡所論說每有新意非敢有意求新期于得易之故也或曰子以乾卽太極太極恐不當在八卦中曰子觀夫水平流出于一旣而分流有主流有分流雖數分數十分主流亦在諸流之中其爲主流可見不能不與諸流並數爲一流也又觀夫水平枝生而一旣而分枝有主枝有分枝雖數分數十分主枝

亦在眾枝之中其爲主枝可見不能不與眾枝並數爲一枝也其在九宮參與兩爲五居中陽兼陰者乾之體參其兩爲六居西北陽治陰者乾之用故乾卽太極其在九宮體用俱見九疇之皇極卽三德王道正直卽平康正直甚明也或曰子之揲著无乃太簡乎曰四十九卽掛一古文簡明宜爾分兩卽以揲四之餘定卦畫易道簡易宜爾揲左則右可知故祇當揲左餘三爲陽之正餘二爲陰之正不變者也餘一者獨陽不生當變而統陰以大生餘无者陰之斂藏肅殺當變而承陽以廣生也不揲右故別取右著謂之扚扚者十之一五十而取五爲扚再扚以象天數地數之皆五然後畫卦之一爻虞氏作再扚而後卦是也掛分揲歸爲四營然掛不用而數不變故二十四營成六爻而曰十有八變而成卦若据舊說則七十二營乃成卦簡易

之道謂何揲四即可定卦必再扚而以奇歸之者以備天地之數而定乾坤之策也故下即接言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若如舊說則四營成易二語當在乾之策前矣經第言乾坤之策而舊說分太少陰陽四策亦爲添出夫四十九策而二分之其均平約數不過二十四五六而已不加兩扚則二十四之數加兩扚則三十六之數既揲以四因四其六而二十四以象陰四其九而三十六以象陽揲餘一與三曰奇則歸于扚併扚言之爲乾策餘二與无非陽奇則扚以備天地之數而不歸爲坤策以陽治陰之義即筮法而存也或曰天一地二子必以爲在夫易何爲者也前天數五子必謂在再扚而後卦後母乃泥古乎曰易不經秦火一无錯簡脫字凡移易增刪者皆欲強經以就已說耳桂林一不敢從据經解經似覺經義自明已具各卷不贅論

矣于前人說易義例取反對文王所以序卦也曰爻變曰互卦左氏春秋所以論筮也參取爻辰納甲六日七分世應游歸以佐引伸皆前漢舊學外此无取焉虞荀以降變卦之說无一可通陳邵以來卦位之改尤極无理大卦之說京氏本可通頤中孚爲大離大過小過爲大坎是也後乃有言咸恆爲大坎損益爲大離者半象之說虞氏本可通需自大壯四之五大壯本有震故曰震象半見漸三變則外互艮四居艮半故曰四體半艮山是也後乃直以兌有半坎巽有半離京氏飛伏生于世應虞氏旁通則直謂陽下伏陰不動之卦皆下伏一卦後乃謂之爲錯來氏任氏轉益紛紜鄭氏爻辰乾坤爲主陽爻皆乾陰爻皆坤本合易義乃又以艮初亦巽爻震二亦離爻則斷不可通凡此諸端苟求便于附會而无當于經皆弗取也自鄭虞以來言

象數者多致支離故後儒乘其隙而攻駁意欲廢之夫賣卜于市其術至鄙言乾亦曰三奇言坤亦曰三耦得以術士之鄙謂乾不三奇乎小術之書其說至誕至謂太陽姓孫名開字子真太陰姓唐名末字天賢然言太陽過宮與時憲術同得以術士之誕謂太陽不過宮乎且誤以旁通說飛伏誤以納甲卽爻辰又有于漢學未曉而詆漢學者如指稻爲麥遽以不秀不實欲與田草同薶斯亦鹵莽之農矣此外以韻言易顧失十二毛失十七要無關易之指要也以律呂言易兵法言易亦從易出而不必以言易者也道家爐火亦從易生而不當以說易者也相宅相墓六壬奇門太乙五行皆用易之方位可證宋以前无先天而其見淺而偏不足以說易者也至于星官度數朔閏步術山川地形人身脈穴皆于易无涉而或以說易誇多耀奇如巫

者之靈談鬼笑皆非事實也至以易爲性命之書易固言性命矣當知盡性至命祇在修身齊家化不可爲亦不過修齊之至善別无幽奧之端最爲微妙者也其以易爲卜筮而作易固言卜筮矣當知尊神信鬼乃是齊民之情聖人至教因寓于民情之所尙非爲管郭之輩著書祕受者也大凡易學諸家言理者或失之虛或失之偏言象者或失之鑿或失之支言數者或失之僞或失之雜言氣者或失之瑣或失之固玄之又玄妙而无用曰虛過猶不及不用其中曰偏刻舟求劍膠柱鼓瑟曰鑿指鹿爲馬拔茅連茹曰支三統造術補湊參兩曰僞洞璣天方舛互周經曰雜一風一雨推求徵驗曰瑣一屈一伸裁截整齊曰固象者理之立也氣者理之行也數者理之所生也象氣數不明而言易理夫是故虛則遁實則僻桂林之于易敢云于絜靜

精微有得乎求免于八失而已矣或曰理宜在數先而子謂理由數生可乎曰生民以來若惟一人一事則無須窮理矣夫惟倫物酬酢其數多品因時隨事理乃宜窮理非由數生乎象數理氣皆天地人之所同而理氣數皆依象以見故立天地陰陽剛柔之象以盡人道仁義之意聖人之崇德廣業賢人之進德脩業具在其中觀玩功深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此易之所以爲教孔子明明言之諸儒言易深淺不同多與孔子異異于諸儒以求不異于孔子是則桂林學易之志也夫

自序二

凡說經當以經爲主如說易不當分別漢魏唐宋也荀虞王韓孔李程朱孰是孰非要以與經合者爲是與經違者爲非耳先

天之卦位无極之在太極前其爲經所本无甚明不必多論矣以陽治陰乃易之大義猶云以理治欲以君子治小人立陰陽爲象以盡崇德廣業進德脩業之意此道之不變理之至明者諸儒說易顧謂陰長陽當遜小來則大宜往拱手以讓小人既乖至誠无息之正蹈潔身亂倫之譏而小畜大畜且有以陰止陽之文六四止初九之進六五止九二之進甚至謂上二陽與一陰同力止下三陽同人本以五陽同治一陰故彖傳言柔應乎乾而爻惟六二稱吝諸儒乃謂一陰爲主五陽應之甚至謂五陽以各欲同于一陰互相攻克名不正而言不順習焉不察非桂林所敢安也漢儒以消息說易據伏羲十言之教實與易緯因陰陽起消息之語皆經之所无或以君子尙消息盈虛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證之未思消息二字皆爲減退之義盈虛二

字皆爲不美之辭君子好謙惡盈貴實賤虛故以消息之爲尙
剝爲陰盛治剝之陰在于順而止之卽消息盈虛之義天地之
道陽饒陰乏亦正如此天地大德曰生故曰生生之謂易不曰
消息之謂易未有消息相等之天道也故乾曰不息升曰不息
之貞隨曰晏息皆爲息止之息升象曰消不富也言不息爲貞
消則不富泰否道長道消以長與消對言不以息與消對言尤
明著矣咸之九四艮之九三竊以爲聖學治心之要乃皆美爻
而諸儒以咸九四爲憧擾艮九三爲異端夫聖學之功在于戒
懼易曰懼以終始道在于慎思而已咸九四曰貞吉悔亡思得
其正則吉而悔可以亡必憧憧往來以致精思而後朋從之朋
從言百體皆從心也說文訓憧憧爲不定卽孔子所謂如之何
如之何方大舜執其兩端周公仰思未得之時意亦不定故往

來之義繫辭傳以日月寒暑喻之大其辭也憧憧往來卽所以
精義入神若窮神知化不思而得乃德之盛耳其曰一致而百
慮言理雖一致而慮則百端一事一理隨事處中非思不可象
稱未光大者往來以求其光大也如諸儒解則孔稱九思孟戒
弗思皆爲不然而繫辭傳當云百慮而一致矣艮九三卽乾九
三爻德至善爲知止之學艮其限之限卽發皆中節之節列其
寅之寅當從夕不當從夕寅敬也孟氏易乾九三夕惕若寅此
正與同厲薰心者懍人心之惟危防始燄之攸灼爻變則爲剝
治剝之道在順以止艮限列寅卽順以止之克己復禮之目列
爲四勿忠信篤敬之象若參于前此之謂也諸儒以寅爲寅訓
夾脊肉而裂其脊肉之解脊骨如列之解殊非雅馴徒以爻有
趾腓身輔欲以限寅配之不知此爻明明言心以統趾腓身輔

限則心之節制資則心之主宰與咸九四以思爲統正同也咸之經明言貞吉悔亡非惟不凶並亦不吝艮之經曰厲正同乾九三如諸儒說憧擾薰心不能比于咸晦艮輔无乃一人以意爲說承其後者習焉而遂忘經耶中孚豚魚當以虞氏易遯魚爲是與小過飛鳥相對遯上九飛遯无不利九家肥遯作飛亦飛遯對舉魚必潛淵之謂遯魚不可脫于淵猶人不可離于信魚之遯魚之信也中孚以異魚得兌澤固遯魚之吉矣諸儒于豚魚或云一物或云二物揆物情以合經指究有難通小過大坎爲飛鳥明在經文坎爲鳥必矣諸儒又偏以離爲飛鳥不知坎中奇象鳥身上下耦象鳥翼篆文鳥字似取坎卦之意也孔子不與馮河說易者乃以馮河爲泰九二之中行而馮河之不當爲句莫悟焉古者刑不上大夫說易者以剝削與赤紱並論

九五之受福而剝削之古本作繫鞶弗徵焉卦有反覆文王以之爲卦序其爲易之大義无疑黃氏宗義江氏承用以說易彖往來上下最爲得之始破諸家卦變之迷謬桂林竊謂說卦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正明反覆二卦相次之理頤卦爻兩言顛雜卦言大過顛也顛卽反覆頤大過六爻之辭必以反覆推之其義乃通陳氏法駁反對與伏卦之謬等過矣卦氣六日七分之說出前漢孟氏其來甚古而以陽爲主深合經意復之七日先儒以六日七分解之說者或舉震旣濟兩七日相難桂林以卦氣法求之震春分用事七十三分過解六日七分爲壯震之七日在六二得壯也旣濟六二七日得則謂得濟剝之後過艮六日七分而至旣濟治剝以止故剝之後艮止而得濟故旣濟次艮旣濟七日得以艮治剝七日而陽得濟也震者復之始剝者

復之反則此兩七日正與復互相同耳且蠱巽二卦兩言先後三日亦正以每卦六日七分故言先三日後三日易固无言四五日八九日者矣黃氏宗義胡氏渭駁卦氣與先天之謬等更過矣易中此類不可枚舉一得之見所爲不敢不述以質于明哲者冀于經无所違則于諸儒不能不有所違耳謹編次經解正義爲易確孔子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桂林說易以乾爲主也其辨論諸家別爲讀易記排駁先儒或有小過誠慮先入之言惑人已久不折辨之其迷不破極知爲罪猶冀見諒于實事求是之君子焉夫學問之事後者取資于前其爲功易諸儒或好自立異而不以經爲主或謹守師法而亦不以經爲主臧穀亡羊其失相等篤學之士皆重師法以爲漢世風義竊謂師法前漢時爲盛去古甚近其所謂師法亦實可據依今前漢易施

梁邱二家湮沒已盡孟氏僅有存者若言師法不過後漢之末鄭虞二家虞雖以易名家知乾陽爲主而消乾滅乾大義旣失旁通之變曲解多端鄭氏經術精博而于易實近疏陋後來易學難明正以出王韓之虛无卽入鄭虞之迂滯莫由啟葑蒨而見光明也桂林一据文王孔子本經取灝于六經論語之義理兼采晚周盛漢諸傳記以資參證非敢以古爲謾也僞三墳託于三皇纔供拊掌非所睎矣要以經爲主而已爲鄭虞學者或以師法相責亦有鄙意之可陳鄭親受業馬融就二人易說在者言之馬曰朋盍臧而鄭爲盍簪簪速也馬爲猶豫疑也而鄭作由豫由用也馬曰童觀童猶獨也而鄭曰稚也馬以天命不右謂天不右行而鄭曰右助也馬以夷于左般爲日隨天左旋而鄭作睎于左般以離目釋睎以九三爻辰在辰辰得巽氣爲

殷馬謂先甲後甲者甲在東方艮在東北故曰先甲巽在東南故曰後甲甲爲十日首蠱爲造事端不令而誅謂之暴故令先後各三日欲使百姓徧習行而不犯而鄭以先三日爲用辛取改過自新後三日爲用丁取丁寧之義是鄭不守師法也虞氏五世傳孟氏易而孟氏作夕惕若夤虞作厲孟作陰疑于陽疑爲疑似而虞作疑孟作楮恆虞作震恆震動也孟云覓陸獸名虞以覓爲覓爾而笑陸爲和睦是虞不守師法也然桂林不言師法實以經爲本師說之與經合者皆我師也如以乾爲主之大義先儒已見及此桂林觸發引申以闡明本經之蘊而已且無論徵引所及乃吾師法所在卽如黃梨洲胡臚明諸人之論圖書頗爲桂林所駁然其所論說于數百年榛莽始加埽除正桂林因而得辨玉與砒砒之所資是亦我師也當代大儒鑒其

區區治經之勤焉可矣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總論

穀梁傳與公羊傳皆謂春秋書法以時月日爲例而穀梁尤備先儒多譏爲迂妄桂林通案經傳而疑其說之不可廢也張晏謂春秋萬八千字李燾謂今闕一千二百四十八字自晏時至熹時闕字如此向非穀梁有日月之例則盟昧不日公子益師卒不日蔡侯肸卒不月壬申公朝於王所不繫月必指爲張晏以後闕文矣自穀梁有傳葉夢得俞皋之徒雖疑此諸經爲缺而自不敢決人亦莫信其有功於經一也春王正月秋七月穀梁皆有傳而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昭十年定十四年不書冬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無事乃不發傳言其故知此實作傳後

缺文程端學疑春秋多孔子修成後所缺以駁穀梁日月例於理難通桂林以穀梁無傳者證爲作傳後所缺於事較確而先儒謂桓無秋冬貶其篡立莊書夏五月譏娶讐女昭不書冬在娶孟子之歲謬悠之說不攻自破其有功於經二也桓五年甲戌己丑桓十二年再書丙戌非穀梁有傳則以爲脫簡人孰能難嬰齊卒於狸蜚在公至後非穀梁有傳則以爲錯簡世莫由辨考定武成移易大學之事必當先見於春秋一經矣其有功於經三也後儒以日月義例爲朱子所斥隨聲附和顧其安如公子益師卒不書日傳以爲惡劉氏權衡以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皆惡而卒書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駁之此本何休說鄭君釋廢疾已辨之竊謂所謂惡者非必身有大罪左氏此傳云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卽穀梁所謂惡也蓋譏君

失親親敬大臣之禮如此則意如書日得臣不書日何傷乎又如僖十四年冬蔡侯肸卒傳云諸侯時卒惡之也劉敞以爲非而謂臣子慢則赴不具月日不知臣子慢卽穀梁所謂惡也已說本在穀梁囊括之中而遽駁穀梁已覺輕妄顧棟高並駁敞說以爲千里告喪豈有忘記月日之理卽使不具魯君臣亦當細加考究乃書於策此尤學究迂拙之談彼國告喪不具月日魯之君臣從何考究將移書彼國問其月日耶抑遣人鄰國驗其赴告之文以相參證也恐無此政體矣穀梁例災異甚則月不甚則時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季本謂不書月日爲闕文棟高亦信之以爲豈經一時皆雨雹然則隱二年春公會戎於潛經一時皆會戎乎五年春公觀魚於棠經一時皆觀魚乎以此類推春秋闕文殆居其半是爲王安石斷爛朝報之說復揚其

熅也程端學謂春秋闕文皆孔子修成後所闕尤不可通三傳各相傳受而經文不同者不過人名如祝吁作州吁隱如作意如地名如屈銀作厥懋浩油作皋馳公伐齊納糾左氏多子字不至而復公羊少而字莊十六年盟幽公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之類而最易訛誤脫落之月日三傳皆同其無脫誤審矣穀梁明著月日義例居要不煩深得經旨如丙戌盟於武父下書丙戌衛侯晉卒穀梁特著之曰決日義也蓋再書丙戌見此必當書日者也隕石於宋五之後書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穀梁特著之曰決不日而月也蓋特書是月見此必當書月者也公羊以是月爲晦夫春秋卽不書晦而晦亦有干支何不仍書甲子若乙丑乃變文日是月乎文公則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僖公則書正月不雨四月不雨六月雨若非褒貶異詞

何不曰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乎他如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皆書日以見意之明證也許世子止之獄歐公疑之疑其同乎弑故直以爲弑也穀梁以時葬辨其異則義正而事明矣是其有功於經尤偉也先儒最所譏爲無意義者桓盟不日而葵邱書日其例不一因謂日月或有或無皆據舊史寧用公羊年遠不詳之說不從穀梁不知晉伯諸盟皆日而桓盟不日不云信之不可也桓盟不日而葵邱書日不云備之不可也外盟如曲濮孔子身當其時而不書日瓦屋之盟遠矣乃書日此不用穀梁外盟不日以謹參盟之始而書日不可也汪克寬乃云自文公而上一百十四年書日百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數略同而日數近倍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也夫一百十四年比一百二十八年

少十四年而二百二十比百七十纔多五十便云近倍譬如人方二十二歲便向一十七歲人自誇年數近倍責以父事之禮有不粲然者乎且以外諸侯卒一例言之文以前書日二十七不書十四宣以後書日五十三不書二十未甚懸絕也隱公時宋繆蔡宣皆書日照公時甚近晉平又伯主而不書日謂非晉政之衰臣子偷惰赴詞率略乎竊謂經本謹嚴傳亦精簡舉隅莫反治絲益棼一壞於范徐諸子閒生穿鑿再壞於啖趙以後好爲議論本義既失轉辨轉晦如莒人入向傳云入者內弗受趙匡以爲用兵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不知傳本義謂彼無罪不當受兵也子同生傳云疑故志之趙匡謂爲委巷之談不知傳本義正以委巷之談多疑莊公爲齊襄子特記此以釋疑也傳例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時葬正也正之爲言常也言此常

理也常例也注家於大夫之正以爲賢季友賢矣公孫茲亦賢乎於諸侯之正以爲承嫡宋繆公日卒傳云正也繆公乃宣公之弟卒而殤公以兄子嗣立孰爲承嫡乎衛人立晉傳云不宜立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是宣不正矣而丙戌衛侯晉卒書日尤足見非承嫡之謂觀僖四年許男新臣卒疏反覆陳說徒滋繳繞經生之見誚於文儒不得謂無故矣穀梁子受業子夏孔門文學科也深得古人爲文體要以其所論推其所不論省文互見條理自具觀其與公羊爲同門各自爲傳而詳略亦復相備則其本傳之不爲繁贅宜矣桂林謹述時月日例惟取傳中所有條而列之有疏證而無枝蔓其范注中所論之例別爲傳外餘例附後不敢以溷也竊嘗讀三傳而疑公羊穀梁二傳爲一人所述其書彼詳此略異同互存似屬有意如穀梁

葬宋繆公傳危不得葬也輦帥師會伐鄭傳不稱公子與乎弑公故貶也其故皆詳於公羊傳莒人滅繪穀梁但云立異姓以泄祭祀而公羊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詳言其故曹殺其大夫穀梁但云爲曹羈崇而公羊於曹羈出奔陳及曹殺其大夫兩傳詳之其兩傳義異者則穀梁之義多正公羊之論多偏蓋以穀梁爲正傳公羊爲外傳如左氏之與國語耳漢書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三十篇在左氏微鐸氏微公羊章句穀梁章句之間則係疏證之書前人有疑公羊穀梁皆姜姓者以二字翻切皆爲姜字似非偶然桂林疑卽一人寓此二姓壽夢爲乘勃鞞爲披古蚤有之不必以翻切始孫炎爲疑也穀梁爲子夏弟子傳有稱尸子沈子者有稱穀梁子者而五稱孔子曰一稱子曰哀元年四月辛巳郊傳中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其稱子亦當

爲孔子乃穀梁子問子夏之詞其爲孔門嫡傳無疑世乃謂左氏親見聖人竊謂左氏左袒晉三家齊田氏必六國時遜詞避禍昔人疑爲六國時人良是蓋其人負絕世文才就公穀二傳左右采獲因而曼衍成一家書如傳稱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前後無言卻克跛眇之文則何者可笑乎此用公穀之說而失爲照應者也崔杼弑莊公公羊無傳穀梁但有莊公失言淫於崔氏八字公羊齊人且無所聞而左氏敘述瑣細拊楹之歌賜冠之舉干揆之請此卽有百二十國寶書亦所不應紀載者左氏異國之人何從得之得毋因穀梁一淫字生此文情乎是因公穀之說而巧爲傳會者也鉏麇靈輒公羊皆無名左氏有之公羊之勇士某與盾言而自剄猶無姓名左氏之鉏麇不見趙盾退而觸槐其言誰聞之而其名誰問之翳桑之餓人左氏已明

著靈輒之名而後乃云問其名居不告而退是用公穀之說而失於檢點者也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此用公穀之說而暗爲注釋者也有用公穀之說而更易詞語者公卽位而欲求好於邾卽及者內爲志之說也有因公穀之說而張皇潤色者盟于召陵吳入楚之類是也有因公穀之說可疑酌爲改易略近人情者星隕如雨鄆季姬來寧之類是也有公穀所略而乘之爲詳者邾鄆陵諸戰之類是也有公穀所詳而避之爲略者春王正月祭伯來之類是也有公穀所有則不道者俠爲所俠亦爲郭公之類是也有公穀所無則自爲者公會齊侯鄭伯伐許之類是也有因公穀難通自繹前後經文出新義者因前有裂繻改紀子伯爲子帛之類是也有自出新義又覺難安更出別義寓於傳中待後人采取者如尹氏卒改爲君氏又

於隱公薨傳內爲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之語是也從來文人之心翔天入淵無所不至鑿空而造人名造地名鑿空而爲夢境爲繇詞可驚可喜不必盡事實也八世之卜二豎之夢樂京廬小王桃甲諸人恐或子虛烏有爾別詳於桂林所撰疑左二卷中要而言之左氏似因穀梁公羊而成穀梁似以公羊爲外傳說春秋者其惟穀梁爲優歟漢鄭君碩學大儒作六藝論獨稱穀梁善於經其必有所見矣夫善於經者時月日書法亦其一也而可譏爲迂妄乎哉

清儒學案卷二百一



